藥泉集 四

疏箚

藥泉集第七目錄

疏劄

蒙放後在道辭西樞

藥泉集第七

疏劄

論獄囚久滯劄 丙寅二月一日

伏以刑曹時囚罪人每月終錄示於右相如無右相則示左相故臣於今日伏見獄官來示囚徒犯越罪人四十三名之外其他罪人又一百名也囚人之猥多至此當此凍解春生之時逼窄枕藉呻吟鬱塞之狀可想而知聞其或歌或哭實有求死而不得者云臣竊閔之臣竊傷之囚人爰書臣不得盡取考閱其輕重虛實有不可詳而其中砥平縣弑姑母罪人亥

玉獄事干連人朴斗昌李朋伊朴斗京趙阿只四人
上年七月拿致京獄斗昌朋伊則受刑至於十二次
而尚今未决臣於亥玉獄事曾受委官之命審知此
人等干連曲折斗昌則日暮還家問其母去處於其
妻亥玉亥玉曰往於斗昌兄家而斗昌晨起往役之
時不卽尋見其母此其罪案而只以此斷定其與其
妻同謀弑母旣無線索又涉暗昧朋伊則其姊亥玉
弑姑節次不下一杖卽吐其實矣乃爲其姊夫斗昌
受刑經年終始隱諱亦不近情朴斗京趙阿只之因
其私怨敎誘亥玉使之弑姑者皆出於亥玉推諉之

招無他證左已成絕案此人等今雖累年推訊似無
更得之情且朋伊以下則只是干連之類而至於斗
昌則令之所訊乃是弑逆之罪也無發告無指名而
必以弑逆處之臣之愚意竊以爲重也此人等罪狀
疑不能明實難究覈與其或陷於不辜論以惟輕而
疏釋之恐合於審克之道也且念刑獄者天下之命
也有國所重無過於此是以書曰要囚服念五六日
至于旬時丕蔽要囚此言蔽囚之期近則五六日而
遠不過旬時也大典決獄之限大事三十日中事二
十日小事十日其牽連不得已過限者必使具由啓

聞則𥘉以古今之制其不欲滯囚之意可知也而今
囚徒中經年在獄究竟無期者居多雖其中或有牽
連不得已而過限者亦豈無可以速决而不决者乎
古事刑淸圄空則法官有受賞之典若其淹延不决
者亦宜有警責之道伏願　殿下淸問而澄察焉且
考大典兵曹刑曹漢城府司憲府承政院掌隷院宗
簿寺外皆不得擅自囚人必移文刑曹囚之雖其直
囚衙門必用印信公文故曾在　孝廟朝明有白帖
囚人之禁而近來法令頹廢名爲上司則無不擅囚
至於新設衙門則大抵皆自直囚又若別設都監驪

號處則皆造粉板以爲任意囚人之用至於敦寧府之族譜廳忠勳府之修正廳當其設廳也一造粉板雖罷其廳猶以爲用朝廷無法不能禁抑甚非祖宗立制之本意文王以人君猶罔攸兼于庶獄而况諸司百官各擅刑獄則幾何不至於狴犴繁滋泯泯棼棼之歸乎亦願殿下更命廟堂申明舊章凡新設衙門亦定其當囚與不當囚劃一遵奉使小民得措其手足不勝幸甚臣於壬戌冬入侍啓覆其時大臣以爲律文秋分後始許行刑則啓覆不必待歲末而近間每於臘月始請啓覆或因事故過數日則便

及立春又至終年滯獄今後則請於冬初定行啓覆得蒙允許矣自壬戌後每於冬間國有事故啓覆之不行于今四年其有生道而至今牢囚者其必當死而至今倖免者論以祥刑其失也均况幽縶圓土再三經冬血肉之軀猶知痾痒毋論其罪之當否其爲感傷於和氣無異矣今年則伏乞預命有司過秋分後卽定啓覆之期俾無如前蹉過之弊焉臣適有愚見言不知擇冒瀆　宸嚴不勝隕越取進止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劄中條陳誠甚得宜並依劄辭施行而朴斗昌等四人令攸司停刑稟處至於罪囚之多

滯未有甚於近日毋論罪之輕重遷延時月趂不處決誠可寒心自今以後可以速決而不決者當從重論責焉

辭賞典兼請警責承旨劄 二月十六日

伏以臣曾於上年陳劄以賞典煩多朝廷之資級驟高爲言 聖批以陞資未久者當代以他賞爲教矣令者祔 廟禮成諸臣之例當陞品者有賜馬之命殿下重愼磨礪之具至此不勝幸甚第念賤臣以祭禮片時之將事亦被鞍具馬之賜乃與領議政臣金壽恒監董都監兼有將事之勞者一例蒙恩臣心之

惶恧無地至於如此則公議之譏其過濫斷可知矣
設令前例有如此者例當陞資者 殿下亦以賜馬
代之則何獨於此必用舊例使賞典之施無輕重之
辨哉且念臣在他人則曾言其濫欲有所撙節而在
臣身則不知其過晏然而承受實非廉義之所敢出
伏乞 聖明諒臣血懇收回誤恩以重賞典千萬幸
甚且臣竊有所慨然者頃者判中樞府事臣李尚眞
以政院之徵責假家木板於繕工監有所陳劄其言
亦似有盛氣者而若其大體則尚眞所執誠是矣政
院諸臣唯當引咎謝過而已何敢與之爭長角勝以

重損事體哉臣伏見前都承旨金禹錫上疏大槩云
大臣之劄攻斥臣身罔有紀極噫若此之言只宜施
之訟官被誣於訟者雖臺閣之互相爭論亦不當相
輕至此而況承旨之於大臣乎設令已爲是而大臣
爲非措語之間不可不稍存體面而況已未必是而
大臣未必非者乎方今 聖明臨御恭儉仁厚迥出
前古在朝諸臣亦未聞有大段過惡而內之則國勢
陵夷莫可收拾外之則澤不下究民怨日甚苟求其
故只在於體統之不立也出令之多門也今政院於
廟堂革罷之事爲其不便於身不難其任意請改於

大臣糾責之言因其有觸於己不難其率口相罵而
殿下亦於彼此陳疏兩然而並解之不示可否無所
立落臣誠恐朝廷從此而益輕無復尊卑之相攝可
勝歎哉伏乞 聖明更加澄省警責承旨之失言以
存國體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今茲賞典實循舊章且與陞資者
有異則豈有一例低昂之理哉卿其安心勿辭領受劄
末事朝家待大臣之道事體自別而日昨承旨之疏張
皇呶呶語欠平順其壞了體統莫此爲甚諸承旨並從
重推考以示警責之意焉

因罰金事乞免劄十一月二十六日

伏以臣之受命奉使本出於主辱臣死之義而無所周旋準納罰金還到城外宜先封章俟罪而急於復命有欲所陳徑進 天陛暴臣罪狀而 聖度含垢不即加誅縮伏累日以俟公議而論劾之擧尚未有聞虛帶職名久不自處亦義之所不敢出不得不冒死疾號於 天地父母之下伏乞 聖明亟罷臣職更命有司議臣奉使無狀之罪以爲人臣之戒不勝幸甚

九度呈辭 別諭後乞免劄十二月十九日

伏以念臣庸劣叨塵廊廟發言慮事動輒乖舛下拂
人情上誤國事前後相仍指不勝屈　聖明含垢雖
追刑章中心慙懼若隕淵谷矧茲奉使稱以專對比
在本朝其責尤重失職無狀又坐不慎此而無罰何
以厲下即今朝家政多寬縱百爲不振職此之由臣
於奏對亦嘗屢及伏惟　聖明容或識有其在他事
尚存此懷今及於身敢思逃罪茲承　聖教且責且
誨憂此災荒勉以共濟奉讀再三一字一涕臣雖冥
頑寧不感動第念人臣事君雖當危急自處之義不
可不明諸葛在蜀時勢如何而偏裨失律亦降其爵

況當今日臣是何人而戴罪負愆仍據爵軸乃以時艱爲誘寵遇爲幸哉且念賤疾危惡難狀有非醫治所可得痊宛轉牀席惟俟溘然雖有萬一圖報之誠實無分寸復起之望瞻言　宸極寧不悲傷臣之情地陳暴已悉伏乞　聖明俯加閔惻亟賜退黜以彰臣罪以安臣分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已諭予意於昨者之批矣復何多誥仍念今日之事出於時勢之使然難容人力於其間況劄中所謂又坐不愼云者尤是意慮之外此豈卿等

不善檢飭之失乎反覆思惟少無以此不安連章丐閒之義亟遵前旨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濟時艱

五十度呈辭後乞免兼論採銀事劄 丁卯三月十五日

伏以臣之陳情祈免亦已苦矣犯分違命亦已甚矣微軀淺誠雖不敢望獲與於萬物之得所若使朝綱稍肅王法必行則司直之刑必不可逃然今職猶未祛罪猶不及沈淹之疾亦在於不死不生之中崩迫鬱結無路申暴實是淸朝之逋臣天下之窮人也懍乎若震霆之交加凜乎若淵氷之臨履神離魂散意慼辭險設令殘骸餘喘不卽斸滅心緖情地瞀亂若

此尙何望於服官政而供　王事哉古之人君雖其
所倚任之臣若知其病深而難强則許退若知其情
勢之難安而求去之出於誠則許遞垂其終始之恩
全其進退之節者良以體下之道禮使之義當然也
況如臣者無片善而負重罪且重之以必不起之疾
而　殿下之靳固一遞至於此乆者臣竊惑焉臣竊
悶焉伏乞　聖明俯諒血懇亟免臣職使輔弼重地
無瘝曠之弊而且令賤臣得以安心而暝目公私不
勝萬幸且念臣藉使幸蒙　天恩得釋匪據之任亦
何敢一刻而忘朝家哉是以曾於日者有所言於戶

曹判書臣李敏叙矣伏聞昨日筵中敏叙擧臣之名有所禀啓畢竟處分與臣之妄料有異云臣之言於敏叙者非但爲國爲民計敏叙實臣之乆要故深不願敏叙之當此事受此名矣今若不以言於敏叙者上聞則是愛國家反不如愛敏叙也臣今一息猶未絶何敢不爲 殿下一陳之乎臣於頃者疾病呻吟之中因風得聞輿人之誦戶曹以採銀事差出别將二人分送於慶尚平安兩道云臣取見戶曹啓下文字則誠有是事矣臣更聞此事根因本以徐文重啓聞而發文重爲慶尚監司時以道內鉛店無賴之類

避役投入布滿山谷竊人財掠人妻無所不至恐有
意外之患請有所檢束云文重之言誠是矣若以此
爲慮則所宜悉討各軍門及各營諸道所置鉛店酌
定仍存之數而其餘則盡爲革罷又於其仍存之店
酌定募軍之數而其餘則盡爲罷遣定爲成籍分遂
諸道使道臣守令嚴加糾察俾無加設加募之弊或
有不遵朝命如前過濫者不但罪其監官而已先責
其軍門及營門斷不饒貸則文重所慮之弊可以一
號令而盡除之矣今則不然凡其已置之鉛店不但
不爲之裁革乃反推而上之於戶曹並收銀鉛之利

悉罷諸店之監官使新差别將統領而總治之悉納其銀鉛於戶曹銀則將留本曹鉛則將分送於各衙門又慮别將地望之或輕事權之不重旣請鑄給印信且許通關郡縣而使令書員通引飯婢奴子各二名使之輪番定給此乃儼然一别星而其權任之要緊接待之煩擾則又非循例使行之所可比專制一路獨權重利縱橫往來任其作爲此豈但前日各衙門私送監官之弊而已乎且文重啓聞本出於無賴之檢束而諸處監官一倂革罷都付之於别將一人之手使之往來兼管者其於檢束之道果有愈於前

日監官各管一店者耶且前日監官雖有獘端猶不
敢大段縱恣者以其不出朝命尚有所顧忌也今此
別將則乃是朝家之所差遣而掌印之官從今以後
銀店必將日益設募民必將日益聚民之丘墓家舍
必將日益掘山之材木林藪必將日益赭無論守令
之不敢問道臣亦何得以禁制之乎國之所重無過
於務農然其意只在於富國不在於爲民則辟草萊
任土地者亦得罪於聖訓且不任州郡別遣使命如
唐之勸農判官宋之均稅使雖名曰爲民事然皆取
謗天下貽譏後世今此採鉛未知將欲利於國耶將

欲利於民耶今此別將未知將爲征利之淵藪耶將爲一路之福星耶若以此等弊端論之設令由此而得萬億之銀猶不可爲也臣則且以爲戶曹之所得必不副其所望何以知其然也端川一邑盡除其貢物之價以爲採銀募民之資而其爲歲貢自一千而減六百自六百而減四百反不及於所除貢物之價令此諸道廣設之銀店則必不可皆除邑貢如端川然然則彼募民之處處千百爲羣者凡其父母妻子之所衣食必先以所採銀鉛爲資其爲別將者升斗稍廩之外凡所以爲私利者亦必以所採銀鉛爲資

然則其餘之入戶曹果將幾何耶此其勢又與前日
各軍門專於取鉛畧於取銀者有不同矣事理明甚
今可灼見何待試之而後知耶方今國家之所大患
在於民飢而無食不在於銀貨之乏少而當此饑莩
相望之日創置新官分遣諸道乃以採銀爲名前頭
獘端有不暇論顧此聲聞豈不使中外之人心先失
其所望耶臣且聞 殿下以前頭若有民獘還罷不
難爲敎云若然則臣愚尤以爲未安也凡事當初詢
謀雖皆以爲十分是當末終之果如初計有不可必
况初以爲可疑而嘗試爲之者其終豈有可成之理

哉且今朝命之所以不信於四方國綱之所以日臻於頽廢者專由於政令舉措之乍行乍罷無一堅定持久之事故也高麗公事三日之諺雖自前以然未有若今日之甚是以臣於待罪兵曹時曾陳一劄以疑事切勿輕舉成事切勿輕改爲請矣未知 淵衷儻或識記乎否臣愚以爲 殿下若以此事爲必可行而無疑如臣愚妄之言固不足採如以後若有弊還罷不難爲意則尤不宜輕有施設使招怨於初納悔於後而終無益於實事也臣且聞今此承差別將者一人乃是關西之賤隷曾爲許積家駔儈罪惡實

多庚申更化之初自法司刑訊而將殺者也似此之
類乃借佩印之權得專一道之利又其所管者乃是
關西本鄉也行文所到必先爲州郡之駭笑士民之
驚惑此非細故也昔唐太宗時侍御史權萬紀上言
宣饒二州銀大發採之歲可得數百萬太宗不但不
從其言卽日黜萬紀使還家太宗之意誠以爲國之
道言利不可開也太宗尚然而况古聖王乎胡元之
末諸處羣盜多起於金銀冶所此實徐文重前日啓
聞中所慮也今雖不能裁革而禁抑其可增益而張
大之有若束葦灌脂而赴火者然哉皇明之末民窮

財盡盜賊羣起而不可止者實由於銀礦之稅萬曆
皇帝違豫之日將發遺詔閣臣以免礦稅爲請 帝
許之矣及其病愈閣臣乃請依遺詔施行 帝不從
而仍前徵稅終至於邦本旣蹶實祚隨傾此實天下
後世歎息而痛恨者也凡今以採銀爲名者皆當如
烏喙鴆毒之不可近況可尤而效之更蹈前車之覆
轍耶此事若行其流之弊有不可悉數者而臣今略
擧其梗槩如此惟 聖明之留神裁察焉

乞免劄 三月十七日

伏以人之所受命者天地故生死壽夭順之而安心

子之所受形者父母故疾痛勞苦服之而終身人臣之於君上義則天地恩則父母圖私便而慢君命託細故而怠王事此豈分義之所敢出而人理之所宜有哉水火之焚溺坑穽之塡陷亦有所不敢避者而况高位重祿顯榮隆寵惡之而不欲居厭之而必欲去雖喪心易性之人亦必有不然者矣然則於此焉而披肝瀝血竭辭陳誠以么麼之身犯至尊之威閱月經年而不知止者苟非有必不可冒處之義必不可强起之疾寧有是事哉寧有是事哉天地之於萬物處之必得其所父母之於子姓察之必得其情詩

云母也天只不諒人只者良以此也臣雖愚頑不肖
罪戾弘多亦嘗迤　日月而沾雨露備驅使而任趨
走者有年矣妄意或蒙　聖慈之哀憐矜察而屢承
聖批似若以無狀賤臣爲不體　聖教偃蹇逋慢者
然微衷莫白處勢窮蹙唯有望天無語涕淚如雨而
已臣於此更不敢陳煩辭而布私悃以請許免賜退
而席藁私次恭俟鈇鉞之加伏乞　聖明亟下處分
以正臣曠職違命之罪不勝幸甚臣無任戰慄俟命
之至

三月十
再劄九日

伏以人臣有當退之義其貪戀祿位全沒廉耻者固無足言也或未忍聖王之永訣或必欲君恩之少報或不敢嚴命之屢違黽勉遲回因仍苟冐者亦多有之若此類雖其意不專在於貪戀而其終也重則不免於刑誅輕則見斥於淸議及其罪成而名敗則此與彼抑何有分毫之差等哉非但人臣之所以事其君者如此雖君上之所以處其臣者亦然其臣之罪大惡極者固不必待其自辭矣或以爲罪不至於必黜或以爲才不可以終棄如知其情勢之難安求去之至誠則皆不得不許至若負天下重望佩國家安

危如宋之韓琦時君惜其去至於流涕亦不得不從蓋所以全君臣終始之義也君臣之際雖以義合亦以恩結相體相悉理當如此若爲下而冒沒不止必至於陷戮而不可追爲上而拘執不捨必至於加法而不可赦此誠從古君臣之至戒豈不大可畏而深可念者哉臣之出身事　君本由於應舉覓官則到今身處隆顯之地年及晩暮之境乃忽辭官而讓爵潔身而高尙者寧有是理哉今之所以號籲　父母叫訴　天地至死而不能已誠以輔弼之職乃所以統率百僚者也其身之有罪幸於苟免晏然仍叨內

愧於心外慙於人自訟不暇遑恤其他雖或有靦面目欲有所爲人豈不目笑而鼻侮之乎且念臣之不能自揆妄受大任上誤國事下辱臣身者亦已多矣臣於此欲索言其事塵瀆 天聽則虧損國體爲罪益甚欲厭然揜藏自同無故則實負素心情所不忍日月高懸無幽不燭亦庶幾鑑悉之矣臣雖至微亦備於萬物之一數願被 皇天之慈覆得獲其當處之所焉臣雖得免此職猶在於大臣之後必不敢高飛遠走與世相忘朝家闕失或可補拾其一二追尤改愆亦可備驅使於他日伏乞 聖明諒此血誠早

賜處分上使朝廷無虛位曠職之弊下使賤臣免狂惑喪心之疾千萬幸甚臣不勝窮窘祈懇之至

陳忠義査正事乞免劄 三月二十二日

伏以臣之瀝血苦辭甘心逭慢之誅終不敢冒出者不但伊日奉使失職之罪而已又有大不安於私心者上則貽累於國家下則蒙辱於一身欲發諸口則愧赧而背汗惶懍而體栗誠不忍載之於書而且念臣之不可不去職者雖微茲事亦已足矣若蒙 天恩早賜退斥則不至於振暴其私而國體身計庶可以兩得其便故囁嚅次且隱默而不敢聞矣今則單

劄之上幾至六十而徵誠未格尚靳恩許事勢窮極不得不畢陳其情實猥瑣之罪實合萬死臣於壬戌秋初拜兵判也下吏以一角書封來示曰此淸城府院君在曹時因士人陳疏回啓請查冒屬忠義事也臣以其事禀啓則下詢三公令兵曹及忠勳府首堂上共掌其事臣遂與淸城府院君臣金錫胄相議設廳差出郎廳且成事目凡冒屬身犯及嫡長門長鄕所之誤著名不先自首因查現發者皆定以全家之律功議年歲並不許分揀事啓下矣俄有冒屬現發者其著名門長乃尹鴻擧也移文刑曹使依事目定

罪刑官稟啓曰朝士無全家之規似當臧等金錫胄請依其言遂配鴻舉於鐵原纔過十數日因赦放還郎廳鄭載岳以爲凡忠義門長率多朝士若以此臧罪則前頭犯者誰可施法且近日朝士之以他事全家者亦有其人鴻舉尤不可獨免初頭立法出入低昻乃如此則終必無完事之理因呈病不仕伊時金錫胄出在郊外故臣使他郎廳往問答曰鴻舉之免於全家吾實錯料而失對今欲引咎更陳於榻前身在郊外登對未易兵判可以吾意稟啓云故臣以其言上達鴻舉更被全家之律矣未久臣離兵曹而載

岳固辭遞任金錫胄亦卒逝其後掌事者荏苒四五
年完了無期有若籧篨之疾不能俯仰臺諫亦屢請
速完以息奸弊而完寧君李師命適自湖臬新還無
他職事故臣請以師命差本廳堂上使之專管又周
一年始得畢查廟堂諸臣詳議熟講分其等第稟定
於榻前自首者勿論全家者寬之以贖布其餘冒屬
悉定軍役而未及定役者則依餘丁收布其系派稾
徵猶有可疑而難辨者則付之勳府從容聽理此非
臣之建白實出於廟堂之僉議其時司諫趙宗著陳
疏曰近於查正郞廳家有投火者此必出於冒屬輩

所爲請罷其查以息其怨領議政臣金壽恒陳於榻前曰郎廳家投火臣則未之聞矣如果有之而朝廷因此疏罷此事則傷國體損國威莫甚於此今後朝廷何以措一事於國中耶設令查事當罷此言旣發之後則決不可罷 殿下亦以爲然矣及臣赴燕而還也乃聞朝家先除全家之贖布俄免餘丁之收布繼又以爲冒屬之稱寃者多勳府難於受理悉使本官更查得實而論報於勳府云歷路守令皆言於臣曰朝家設廳五六年悉聚國中文籍郎廳竭心查正內則考諳於勳府外則查問於各邑到今查畢及歸

之於各邑各邑所得之虛實皆已報答於查問之時
今安有依據更查之地哉且當初事目嫡長鄕所等
皆以全家定律而亦無所忌憚冐屬現發至於此多
令乃悉宥其罪一無所問而委本官更查設令人人
知其爲冐屬其誰肯取怨立證從實告官哉立法之
初其嚴如何而緩之又緩使姦民灼知其無足畏然
後終乃盡擧其事責之於守令朝廷之憚於行法猶
如此爲守令者其誰肯以身擔當期於奉法哉事勢
如此故其殘劣尤甚不敢入官府者外能自稱寃則
毋論虛實不得不盡許分揀立落之定只在强弱崇

長姦猾結怨無告事理乖舛人心鬱拂雖使智者處此終亦末如之何云其言誠然無可爲罪者矣臣竊念上年之秋風霜爲災年事大侵從前應納之役亦議蠲減則至於胥屬贖布出於常科之外誠難並徵許其寬免不害爲益下之政至若査事之還付本官抑何故耶若以其査事爲不明不可不改也則前後任事之堂郎皆不可免罪郎廳之論賞抑又何功耶朝廷初擧査事本爲胥屬之衆多摘發之後怨讟之朋興不難知也而猶且爲之旣始其事節次遷延其久也如彼旣畢其査節次減免無實也如此凡民衆

之奔走於兹事幾萬人矣官吏之費力於兹事幾年
所矣文移往復窮辨極覈徧於八路盈於聽聞而結
其末梢乃止於此近日朝家舉措有始無終取侮於
中外者雖多未有若此之甚誠可歎也兹事之當初
建請雖不出於臣設廳之始臣實與聞矣尹鴻擧之
全家臣實更禀矣李師命之差堂上臣實有請矣今
乃轉輾詿謬狼狽如許誤事之罪臣固難免臣不能
揣己而量時者如此於生者則有愧於載岳於死者
則實負於鴻擧其何敢一刻自安於心乎雖然此則
猶以外面事言之耳在臣之私尤有切痛焉初頭設

廳時胥屬之類實畏事目之嚴自首如雲數月之間
幾至數千自見鴻擧之初不準法便皆生心奸欺百
出賣田宅齎賂物囑託而圖脫者相織於道路且事
旣淹久勢將無成故入於查中者皆望其停罷矣及
李師命幹任之後催督查準至於垂畢之境則事急
計窮脫出無地莫不歸怨於臣身乃至詈辱於先壠
念臣無狀忝居高位旣不能安撫齊民且不能懲戢
姦徒致此無前之事變寢驚夢惕無所措躬更以何
心擧顔對人行其職事哉然而事發之初顧念國體
旣不敢擧此事辭職且燕行當前勢不可引私故乞

免以此不得不隱忍度日擬於竣事復命後卽解職
名退伏草莽訟罪省愆以沒餘齒臣之情勢豈可復
有當世之念乎且念自古國家之危亡亦多端矣暴
政淫刑勦絕民命者固無可論矣且若法令無準綱
紀大壞上凌下替無所顧忌則君上之權與匹夫等
亦何恃而爲國哉元魏之末將軍張彝之子仲瑀上
書請抑武人淸品選格於是羽林虎賁相率至其家
捶辱張彝敺擊仲瑀或走或死朝廷捕其黨八人斬
之而其餘不復窮治大赦而安之因令武官得依資
入選史臣書之曰識者以此知魏之將亂臣竊恐今

日擧措或近於此也伏乞 聖明先劄臣職以正辱
國之罪爲他人戒亦願 殿下深念前事之失凡於
號令施措之際精擇於初固執於後以爲定民志扶
國勢千萬幸甚

辭領議政劄七月二十七日

伏以臣幸逢際會猥叨廊廟果速罪戾自至顚蹶追
思凜慄若隕淵谷不意新命忽降於省愆之中而首
揆之責又非左右叅助之可比未知 聖明何取於
臣而乃以此任爲等閒差除之具耶大廈將傾欲柱
以朽株驚濤相薄欲濟以漏船嗚呼其亦急急乎危

哉藉令朝廷實無一人之可任側陋屠釣皆可旁求斷不可以如臣者苟充況今曾經輔弼之職負望於中外者實多告老歸私之賢縱曰難致亦有才足救時明練庶務赤心憂國知無不言律己奉公謹守法度者數三臣比之愚臣皆不啻十駕而難追 聖明今欲託之以國事不擇於斯數三臣而命之反以命臣者臣竊惑焉臣竊懼焉伏乞 聖明察愚臣已試之實狀念此時可憂之多端收回誤恩改命賢德以幸國事不勝大願臣聞命戰慄辭不盡意惟 聖明之垂鑑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此時首揆捨卿德望而其誰矧今廊廟殆空機務多滯其不可恝視也明矣須體至意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副上下之望

再劄七月二十九日

伏以臣猥蒙拔擢備位相職于今四年矣發言計事實無分毫利益於國家而積戾招釁不可逃罪者且亦不少雖以臣之昏冥迷塞亦自知負乘之可戒覆餗之可畏冒死籲天瀝血陳情非但爲一時一事之失而引咎乞免而已也幸蒙天恩許以遞免非但安臣之私分實所以明幽明之黜陟也曾未數月

又叨新命論其人則伎倆猶故語其職則擔荷愈重持此而冒受顚沛在目前矣懷金結紫揖讓人主之前古人以爲極榮而亦有推印而泣不受者豈非審於自量明於取舍不欲以富貴而易性命故耶且爲此者乃所以爲國家計何但爲一身之私而已也耶臣聞古人之言曰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今殿下於臣試之已多燭之已明而猶且委寄如此者恐非所以立政而圖治也知人而安民也伏乞聖明深念邦國之危永懷輔弼之重旁求俊彥改卜賢德朝野幸甚公私幸甚臣心神驚惑言語乖錯尤不

勝惶怖之至

論金李兩臣事請改未安之　教劄 八月十九日

伏以臣伏見昨日下政院備忘記辭旨極嚴有非臣子所敢聞臣不勝驚惑而憂歎焉大凡人主之處臣下功罪進退皆當寬綽其心詳究而徐察不容有一毫之或偏然後雨露霜雪無非爲教化之用而上下之情流通而無間焉近伏見　殿下於處分之際辭令之間每若有蘊蓄不平於中者故其發也亦或似不中其節羣心之惶懼日以益甚而街巷紛囂之言又因以沸騰　上下情志否隔而不通　上旣有疑

於下則下之不能無疑亦可知也積疑之極以無爲有謂鬼載車謂媾爲寇若此不已將來之憂又有不可勝言者臣竊悶焉臣竊危焉臣伏念領敦寧府事金壽恒以 先朝受遺之臣蒙被 殿下不世之遇任國政今八年若曰不能弘濟時艱則有之矣未聞有誤國之大罪判中樞府事李端夏之拜相非但自下推擬而已 殿下亦已任使有年知其爲人則今雖有不槩於 聖心亦宜存其待遇之禮不至於傷損國體可也今因諫臣停啓之避嫌轉輾推及於兩臣之事至以人主將安所措手足去秋之事未知其

必出於愼簡等語爲教爲人臣者得此罪名尚安有
置身之地哉臣愚竊以爲 殿下之聖度包容獨不
加推恕於兩臣者如此實恐終無以解國人疑阻之
心也伏乞 殿下特加深思廓天地之度恢河海之
量更於昨日備忘記中刪改未安之教以安兩臣以
慰羣情不勝幸甚

請寢軍兵施賞劄八月二十九日

伏以昨日沙場閱武旣畢有諸廳軍兵使其軍門施
賞之命臣於入侍時伏聞 聖教而倉卒之際未及
申稟而出矣退竊思惟軍兵施賞雖合從優亦不可

無名無節以至於濫觴而難繼二十里隨駕半日習
操本無功勞之可言牛酒犒餉亦已足矣今乃不問
坐作之能否不論技藝之工拙連營逐名混施恩賞
推此以往則春蒐秋獮何以繼之克敵斬馘何以加
之且念諸廳軍需雖自有儲訓鍊都監則皆從地部
出凡府庫之一絲一粒皆是赤子之膏血設令稍有
羸餘亦宜益加撙節以爲蠲役推惠之地況今諸廳
地部皆患匱乏而年事失稔木花尤災前頭事實有
大可憂者乎臣聞庚申年討逆扈衛時 殿下以軍
兵之暴露累日爲悶曾有論賞之命而其時各自本

廳柳葉箭騎芻鳥銃從其自願試才依中日例給賞一中以上皆不擧論云今日諸廳軍兵比之庚申扈衛賞甚輕歇而賞則不啻過之者臣竊以爲未安也夫濫賞之弊後實難繼而如不繼之則反致失望古之明王所以愛嚬笑惜獘袴者爲此故也伏乞 聖明更加裁量命諸軍門優加犒饋以示慰悅之意而還寢施賞之命不勝幸甚且伏聞入侍諸臣之言則殿下旣下施賞之教又以後勿爲例爲教云若然則臣尤以爲未安也人君出令不但係一時之得失輒爲日後之典則 殿下若知此事之後難爲例則令

亦不可行也令可行也則後之承以爲例者亦何得而禁之也昔宋太祖以川班殿直援例陳乞斬四十餘人以肅軍政唐莊宗每出次近郊禁兵衛卒賞賚無節威令不行亡身而喪國此實帝王之龜鑑更乞
聖明深加澄省焉幸甚

元朝陳戒劄 戊辰

伏以三陽出地萬象惟新乃者 聖上親臨黼座受羣臣賀此是 累朝所罕見之禮臣民欣聳共獻齊
天之 聖壽甚盛舉也幸甚幸甚雖然以愚臣堯舜
吾 君之意言之則亦不能無區區蘄望之誠玆敢

冐陳焉昔宋起居郎胡寅上書有務實效去虛文之說於孝悌求賢納諫任將治軍愛民六者各陳虛實之狀而其末曰行此六虛而戴黃屋建幄殿質明輦出房雉尾金爐夾侍兩陛仗馬衛兵儼分儀式贊者引百官以次入奉起居旣退宰相大臣早早而前搢笏出奏司晨唱辰正則駕入而仗出此則天子之虛文也其言剴切警發可爲人主之藥石今殿下若因其文而求其效則實是宗社臣民無疆之慶若先其虛而後其實則亦無益於危亂之歸伏願殿下深加澄省焉臣文辭短拙不能盡意只將古人已

陳之言仰備新歲椒觴之祝詞尤不勝惶怖屛營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憂愛誠誨言甚切至深用嘉歎予雖不敏可不留神而服膺焉

因災辭職兼請留判府事李尚眞劄 三月二十二日

伏以即今飢饉疾疫道殍野殣流離怨詛之憂乃是危亡必至之勢玄象吉凶雖式月斯生猶以幽遠難知不遑爲恤而至於近者彌月之恒陰多寒昨日烈風之飛沙走石又是前日之所罕見占候家以陰寒之罰爲陽微之致而風之爲災其應最速臣誠愚昧

不敢知何等禍變伏於冥冥而憂畏之極不知所出
今朝家擧措可以致此災咎者雖汗漫不可省識若
言其最甚無過於以臣之陋劣責之以經邦之任且
緣僚相有故自去秋至今日獨當機務病敗百出臣
身之陷於罪戾固不足言朝廷日非人心日離國將
稅駕於何地耶伏乞 聖明亟命削罷臣職登進賢
德以爲保邦安民轉災召和之地千萬幸甚且伏念
判府事臣李尙眞曾有乞歸之請因 聖諭勤懇不
敢決去矣頃因嚴教之下惶恐慙恧將欲留疏退歸
云噫朝論橫潰人心未定之時尙眞乃有云云之說

益增其紛紜毋論事之是非誠可謂不思之甚者至於後劄則不擇辭語尤有未安其不槩於　聖心固也雖然自　聖上優容之道言之辭氣之間亦不能無歉於含弘旋因諫臣之疏乃有改批之命　日月之更孰不欽仰哉　殿下旣許改批則其於尚眞不過不用其言而已其人之忠樸無他必已俯諒似無斥退而遠之之意尚眞今因此去更無復進之期則其於優禮老臣之道豈不有欠乎記昔臣於出身之初以史官入侍伏見　孝宗大王於老臣閔應亨之入對也支辭蔓說終日不已兼且耳聾不能解聽

上教其間實多言語之乖當舉措之失宜而 孝廟
猶導之使言酬答不倦必至於盡其懷乃已退出之
後羣臣莫不欽歎盛德以爲不如是不足以見 聖
人之大度此誠今日 殿下之所當法也伏乞 聖
明更加三思卽下温諭挽止老臣之行以彰 聖朝
寬大優容之德以慰廷臣惜去耆舊之心不勝幸甚
今者諸大臣之屛退在外者已多雖召命頻降未聞
有趨朝之期在朝者又失意退去永訣明時而獨使
如臣者苟充於位次實非所以扶國勢係人心之道
臣於此尤不勝憂怖之至不得不仰陳瞽說惟 聖

明之恕察焉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凡玆答徵實由凉德輔弼之臣有何闕失而丐免至此乎心切愕然無以爲諭元老大臣因予一言之過當遽决退遜益用鈌然也當反覆敦勉期於挽留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論道以濟時艱

因鄭澔避辭辭職劄 七月九日

伏以昨日伏見正言鄭澔引避之啓有曰春間將擬吳道一於槐院提調之望有一大臣防塞甚嚴故其議遂寢及其大臣旣沒之後曾未數月道一竟除此職凡在聽聞莫不駭憤云臣於此不勝瞿然之至上

年冬將行槐院褒貶也曾前差下提調多有故將不得備員開坐故臣議于其時右議政李翻欲以某某人及吳道一差下提調則李翻以爲道一近多謗議且未經淸職姑待後日云而以李翻身病停止褒貶故提調之差出仍不擧論矣其後臣又與李翻相對言及道一事李翻曰道一今則已除吏曹叅議至於槐院提調更有何疑乎李翻之言尚在臣耳何可誣也以此臣於今夏褒貶時與僚相相議入啓差下臣何敢以李翻爲旣沒而不顧平日之言苟遹終塞之人乎臣之不可晏然於具瞻之地決矣伏乞 聖明

亟命鐫削臣職仍治臣罪以謝人言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深刻不正之論本不足介懷卿其安心勿辭速出行公

論東平君杭事筵奏 七月十四日請對時

臣昨日伏見下政院備忘記曰東平君杭別無引接之頻數賜與之優異宗班中有忌嫉造言者謗訕國家謀害近宗令宗親府有司堂上摘發以啓未查啓前諸宗問安單子使之勿受仍以全坪君瀞不卽查出造言之人有拿鞫定罪之命臣不知事端之所自出不勝驚惑矣俄聞吏曹判書朴世

采引見時所獻袖劄中有所云云故世采方出去
城外待罪云臣於此竊以爲 聖明處分實涉過
當欲於今朝請對少伸匡捄之忱而聞政院玉堂
方請對故不敢一時並請姑留待於外矣伏聞因
政院玉堂諸臣所啓全坪君瀊則削職放送諸宗
班則許令問安朴世采處亦遣史官傳諭云 日
月之更曷不欣頌之至第臣之意於此猶有所未
釋然者敢復仰達東平君杭於 大王大妃殿爲
親孫出入恩數自當與疎宗不同引接頻數賜與
優異事理當然而卽今人心澆薄雖小小事稍異

常例則皆以爲言世采䄂劄中語必有流聞之故
然臣意此則不必爲言也至於惠民提調近古以
來耳目所覩記未嘗有宗親除拜之規物情之未
安亦其所也上年秋旣有臺論今世采之言又如
此者誠以國家典章不可以一時恩愛有所輕毁
故也 殿下雖不許遞在杭之道亦必欲得遞乃
已當初特除之命雖出於親愛之意而到今則似
不可不遞矣且自有此事以來閭巷間浮訛之言
固不勝其紛紜矣毋問虗實旣聞其說則仰達於
殿下者實出於深憂過慮之意 殿下固宜優容

聽納而輒示以威怒聲色太嚴摧折太過一人而如此又一人而如此而 聖上之過擧多矣此羣情之所以疑惑者也凡人主之待臣下各宜隨其定分少有踰越鮮不爲害至於宗班地位嫌逼故尤不可不愼也昔者 孝宗大王於麟坪大君友愛至篤有過於前古帝王 君上之有此美德豈非臣民之所願而不能一裁以法或不無踰制之事其時又有一朝士失言於麟坪家故大司諫俞檄言其事則加之以刑推此實親愛之極亦不能無過者也且其諸子又命 顯宗大王視若同氣

此實盛德事而楨柟等憑恃恩寵反有驕溢之漸
故故判書臣宋浚吉袖呈劄子於筵中極陳防微
善處之道似聞浚吉文集草本曾經 御覽云
聖明亦必記之矣其時 顯廟雖優容於浚吉之
言而亦不盡採施其說其積漸之禍終至於庚申
年事此皆 殿下身歷而目見者其鑑戒懲創之
切非若前史所載泛然之比而今於東平又加以
非分之寵臣竊懼焉且伏念 殿下臨御十餘年
未有儲嗣故臣民憂鬱此正人心危疑未定之際
也當此時近宗頻數出入之說傳播於閭巷此言

未必盡信亦非輕易可言者而世采乃敢陳達於
奏劄之中雖似愚妄而宗班中有格外承寵之人
則易致人言者固宜如此尤不可不深加 聖慮
也如此等說疎遠之臣雖有所懷必不敢聞之於
上如臣備位大臣又不敢言則 殿下何從而得
聞耶至於摘發諸宗中造言之事本無依據 殿
下以見於形色乎嘗目覩爲教 殿下旣目覩其
事則罪狀明白者特命定罪可也而因此擧疑諸
宗使有司堂上摘發查啓又使諸宗自首此事有
司堂上何從而查出設令諸宗眞有所犯而不肯

自首此豈有司堂上之罪乎若使有司堂上怯於
天威不問虛實勒定某某以塞嚴命則其罪反重
而今乃以不即查啓爲罪雖免於拿鞫削職亦豈
不寃甚矣乎親厚東平固是 聖德而諸宗亦均
是懿親也承此嚴查擧皆惶懼危慄不知所出一
時待罪於闕門之外氣象愁慘觀聽駭惑其有傷
於敦叙之道爲如何哉且 殿下之所嘗目覩者
未知何人何事而若非言辭文字之一定不可易
者則只以見於形色疑其怨謗斷以爲罪有同漢
時反唇腹誹之律以此治百官庶民亦涉深文而

況於諸宗之親乎且朴世采 殿下所以陞擢招徠禮遇之者爲如何而出仕半日一言不合乃有查覈言根之舉若其劄中所陳果出於諸宗謀害謗訕之言則世采亦安敢晏然而已乎今於其言不但不用又以不得言根之故有司堂上方被削職之罪而欲令世采安意在朝豈有是哉且使世采在朝者未知前頭有何裨補於國事而今以此事蒼黃退去則不但有妨於言路誠恐貽累於
聖上好賢之德自古人君之待賢者誠禮少衰尚有不承權輿之譏而況罪招令斥在於俄頃倏忽

之間臣竊恐山林自重之士自此莫肯願立於
殿下之朝豈非大可憂者乎今若許遞東平之提
調還收全坪之削職則非特朝家處分十分得當
亦宜於留世采之道不然是厭薄其人而虛拘以
禮恐非誠信之意也且備忘中以予於東平本無
偏厚爲教 殿下若以東平爲近屬而親愛則引
接賜與雖有偏厚固無大害至於朝廷典章禮數
等級決不可以親愛之故有所加隆惠民提調之
除羣情旣以爲未安而又於昨日有遣史官傳諭
之命自前王孫處未聞有遣史官之舉凡史官或

於王子大君大臣或於優禮儒賢而遣之矣向者國舅處有遣史官之命人猶異之況於東平君乎事之異常殆甚於提調 殿下雖以爲未嘗徧厚人情安得不疑惑乎凡事無其實則人言自當止息如其不然非威制所可禁此實 聖明之不可不留念處也

蒙放後在道辭西樞疏 己巳二月二日 自慶興到樓院

伏以臣自惟罪負分甘萬死當初迸竄旣出寬典而今乃纔從栫棘之中旋承道召之命恩數非常曠古未聞銘心鏤肝不足名言粉骨糜身無以圖酬唯當

即進闕下恭謝新命以承如天之德意況且臣之被
罪出國門討僅半年　東朝大喪元子新慶哀樂相
仍弔賀有禮而區區區瞻戀之誠俱不得少申竊自悼
傷涕零如雨今到近畿終南入望精神飛越情不自
抑第臣癃羸孱疾之狀固是人所共知而年踰六十
氣血消盡風痰眩瞀日以益甚近又轉成四肢痿痺
之症手脚全不運動有時痰塞昏仆無常自蒙恩釋
離配向南幾至六十餘日而作一舁屍今僅到此顧
此形骸決無趨走禁庭之望且念餘生自是朝暮待
盡之喘伏乞　聖慈曲加哀閔特推餘惠許其退死

於溝壑則結草之報庶期身後情溢辭戚不勝戰慄祈祝之至

藥泉集第八目錄

疏劄

藥泉集第八

疏箚

辭特拜領議政疏 甲戌四月五日在結城

臣於今月初四日祗受史官齎來有旨云今以卿拜議政府領議政卿其斯速乘馹上來者伏以臣庸愚謭劣百無肖似而猥荷洪造曾躋極位覆敗之災勢所必至妄言脫口自速嚴誅而 聖恩如天罪止流竄追尤省愆感悔次骨而在配未幾又蒙全釋還歸田里優游有年隨便飲啄歌詠德澤庶畢餘生圖報結草矣不意今者收召有命而處分卒急瞻聆驚愕

況臣身當何以自定神飛䰟越五內無主受恩如罪
匪福伊㦤靜言思之莫測端倪非敢恤私憂實在國
臣之無狀 聖明已悉旣誤於前其可再又臣雖冥
頑亦具心腸焉得抗顔復入脩門然此陳籲猶以國
體義分言之耳且臣沈年痼疾之狀已到十分更無
餘地 天威之下不敢列錄症情以煩 上聽而跬
步之間亦不能自運肢體宛轉牀席只待朝夕溘然
而已遥望象魏若隔天上雖欲一進玉陛扣謝恩命
而退亦不可得席藁涕泣伏俟誅罰蒼黃逼塞言不
暴心伏乞 聖明哀憐閔惻收回恩召使 天覆之

慈及於一物而更卜賢德以幸國事臣不勝震慄戰灼之至

到城外辭職疏 四月十七日

伏以臣孱骸縷息朝夕待盡嚴畏分義冒死作行頼天之靈幸免殞斃於路次發程六日今始來及城外魏闕入望就日益急況伏聞 壼位新復舉國欣慶臣子起居之禮亦不宜一時少緩臣之陋穢之疾只是微命所關今到此地不敢復言而第伏念今者天心廓然萬景俱新當此時傾否回泰之幾專在於輔相之得其人如何耳此豈臣之才分素望所可萬

分之一可以承堪者耶臣之一身雖陷於罪戾萬被誅戮固不足惜而臣身之顚敗國事必將隨之而傾覆臣於此跼天蹐地終不敢冒進不得不更煩顲號於一父母之下伏乞 聖明深量時勢之艱大且念賤臣之殘劣亟命遞臣匪據之職更求匡時之才國家幸甚臣竊效晋臣固辭臨軒之召敢陳漢相涕泣推印之誠不勝憂怖戰灼之至

陳情勢辭職劄 四月二十八日

伏以臣於再昨以鞫廳事請對也到闕下伏見禁府公事有張希載嚴刑得情之命臣之淺慮竊以爲古

之治獄親與老貴者有不忍加以拷掠之刑者則以
衆證定其罪乃是法例也今此希載所坐則乃自
上親見其札而問之者其爲明白不啻衆證而已以
此照勘自有其律至於必欲取服輒加血肉之刑於
心終有所不安者至於閔黯則自禁府旣以判付取
供不服矣若欲取服則亦當加以刑訊毋論國朝遠
事近若許積爲堅之父吳始壽假託異國之言誣及
先王者猶不加刑訊則今黯之所坐未必有加於彼
二人而況其事之明白出於　聖明親見其札則亦
不待衆證而可定者乎臣之陳達之意本出於此而

聖教有希載以再下判付定罪之命矣入侍臺官誤
聽 聖教以還發配所之不可爲引避之語處置臺
官亦因其避以不可還配爲言咫尺承命其錯聞猶
如此而況外人之傳說者乎然而入侍臺官旣以不
能爭執引避見遞仍因嚴覈之請又發於臺章臣之
率爾陳啓有咈執法之論大矣不勝惶恐且臣有積
年沈淹之疾而猝承恩命且値朝著空虛之日忍死
趨朝奔走累日疾病轉劇殆將顚刻垂盡者然鞫廳
推問何等重大而以臣病劇連日不得開坐臣罪益
合萬殞伏乞 聖明亟遞臣職以謝物議以延殘喘

不勝幸甚

因金時傑疏待罪箚 四月二十九日

伏以臣昨日陳箚非但爲臺啓之未安以癃疾之身連日奔走從前宿疾挾感重發以致鞫廳之坐連日頉稟臣實惶恐不知所出不得已祈懇於 聖慈之下而批旨例下未蒙許遞所患賤疾夜間尤劇決無回穌之望方欲更陳血懇早得處分矣卽伏見問事郎廳金時傑疏本歷舉獄情之疎漏法例之乖舛不一而足人臣職分雖於尋常獄囚無不服念必要審克而況逆獄鞫問何等重大而乃敢曲爲周遮以爲

速了之計哉臣雖孱劣名曰大臣專斷鞫問則一任一知事之所爲而不得爲有無者不但失職之罪其爲沒身之羞愧爲如何哉干連人等不得請拿之意獄事虛實之形臣旣與鞫廳諸臣細達於榻前而聖明亦已允許矣臣於此何敢更有所察察言哉臣之罪戾當被湛族之誅臣之疾病卽有垂絶之狀伏乞聖明先遞臣職下臣司敗以正王法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昨者金時傑之疏專出於喜事也首尾遣辭一則曰文重二則曰文重齮齕兵判無所不至而又曰雖以委官之尊不能沮止此則侵逼參鞫之

大臣也乎於是尤不覺駭然而亦慮卿心之不安才已有問於政院者矣今觀劄辭果以此事大段引嫌而至有當被洗族之誅等語心切愕然無以爲喩噫卿等之心事乎固洞照則情外傾軋之論何足介懷乎卽今朝著有同草創此時倚毗實在大臣卿其宜體至意深念國事安心勿辭亦勿待罪速出論道以副如渴之望承旨李東郁傳諭

別諭後書啓五月四日

傳曰今日國勢可謂岌岌乎殆哉更張之初有同草創雖君臣上下聚精會神孜孜圖治猶懼其不克而不幸

開端横生疑人太甚致令大臣諸宰一時引入廊廟殆
空景象不佳言念國事幾忘寢食然念前後批旨業已
開釋嘵嘵浮議何足深咎乎噫夫人之情屢經事變自
有懲毖之心況十數年來朝著之數數反覆究厥所以
寔予燭理不明之過予方深悔旣往痛自刻責快祛疑
阻務盡誠意願卿須勿以予言爲不可信而亦自惕厲
展布所蘊上下有交修之美國家致和平之福實區區
冀望於今日者也卿其念哉勿之介懷俟得少間即起
視事毋孤心腹之諭 承旨李東郁傳諭
伏承近臣傳諭 聖旨敷心腹示誠悃不啻十行而

已奉讀感激五内如裂自古未有上以誠待下而下不感者也況臣所處之地爲如何而專守拘滯咫尺之分頑然無所動念哉臣子之道身非已有事窮勢迫無容他辭今臣一出之後雖卽陷重戮亦有所不敢恤者然臣狗馬之疾困篤至此只恐未報 天恩先塡丘壑以此悲泣情不自勝

請收金時傑罷職遞徐文重知義禁劄 五月六日

伏以日昨近臣來傳 聖諭也臣極知罪戾之不可自贖人言之不可不恤而卽今國事之潰裂誠是古今之所未有 聖明乃以幾忘寢食爲敎獨使至尊

憂社稷者此誠臣等之罪也臣於此不敢更討其他旣以一出仰對而第狗馬之疾尚在危苦之境不能卽日造朝其耿耿危衷何敢一刻弛也昨聞禁府諸堂上一日之內三承召命而並不進云此皆臣居於百僚之右首先誤事波及諸人之故也慙惶憂悸尤不知所出焉臣竊念諸臣一味惶恐終不敢承命者非但以誤事引罪且似有甚不安者何者國家之有言路猶人之有血脉言路絶則國亡血脉斷則人死此必然之理也金時傑之疏旣是指斥臣等則其言之虛實是非非臣之所敢論然使殿下得聞其所

不聞則實是今日之言路也言可用則用之言不可
用則置之而已何可先加罪罰使一線之言路乃至
於阻塞也斥逐言者而使被言者晏然於其職誠有
所不敢者伏乞　聖明收還時傑罷職之旨以示優
容言者之意然後昨日三招不進之禁府堂上更命
政院以屢棄　君命別爲警責更招出仕使稍存朝
廷體貌幸甚至於兵曹判書徐文重則言者之言非
但與諸臣一例泛擧而已其密囑郎官逅上用杖欲
罪人之速斃云者郎官必有其人叅聽亦必有證自
朝家不可不一番辨覈以定其虛實然後文重之進

退乃可議也勢難與諸堂上同其去就今姑許遞其
金吾之任而差出其代亦似可矣臣以同罪之人如
是仰陳極涉猥越固知本罪之外又將添罪而伏想
聖明憂勞於上心腸如焚冒此進言尤不勝戰灼俟
罪之至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病裏憂國陳白甚當可不依施哉
卿其須體前後之敦勉安心勿待罪俟得小間出而論
道以濟時艱

陳情病辭職劄 五月二十七日

伏以無狀小臣濫蒙不世之恩收之罪廢之中置之

百僚之首非但才分之萬分不堪抑亦筋力之實難
支撑但因國事鼎新 聖諭敦迫不得不出而承命
而誤事於前屬疾於後自分鈇鉞不加則纊息必絶
矣不意 聖度如天不加嚴誅醫來問疾優渥稠疊
身既縻職不即死則又不得不出而形容氣息直一
未冷之行尸耳著衣束帶雖外似人形其中則昧然
昏然茫無省識循常舉行公事尚不可總察而況莫
大之獄其敢望出入之無失乎只緣朝中無他大臣
不得已連日按問而繼而思之謂國無人濫居不稱
之任使重獄既誤而復誤終至於不可救藥之地則

臣身之被罪固不足言其於國事何哉且伏念臣於
鞫廳開坐推案未下之前伏見曾前咸以完所告各
人供辭則其中有密旨下於南政丞之語其所謂南
政丞者卽臣也密旨之下不下 聖明在上臣不敢
更辨而在臣之道其爲驚惶駭怖爲如何哉臣又有
賤從弟南從萬者其名亦在於各人所告聚銀中臣
固已驚悸矣昨日李時棹與閔章道面質時從萬之
名又出毋論其事之虛實臣決有所不敢晏然叅鞫
者伏乞 聖明俯諒微臣神識之消亡疾病之困劣
情勢之危苦亟命刊去臣名於朝籍俾得歸死於畎

畝而益加誠禮敦召在外之輔臣改卜賢德以成交
修之治功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不我遐棄出而視事欣慰良深
矣乃者引嫌之章若是其過還切愕然無以爲諭至於
密旨之事構誣手段本自如此誠未滿一哂而仍記昔
庚申之獄尹鑴綢打異己之劄下手鞫廳使與鑴之他
罪一體訊問而故相臣閔昷重之名亦在劄中故初雖
引嫌及承批旨仍卽同叅今卿所遭與此一般則尤無
不安之嫌也明矣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速出行公
以副上下之望

陳張希載事筵奏 閏五月二日 鞫廳請對時

張希載自禁府推問時有嚴刑得情之命而臣適於其時以鞫廳事入侍故以遽加血肉之刑未安之意仰達矣厥後又有酌處收議臣又不敢以

聖教爲不然矣今則希載移於鞫廳臣自爲按問而累次嚴問終不吐款以獄體言之請刑之外無他可言然臣旣獻議於前而請刑於後則非但所言相左心甚不安臣之本意初非爲希載發而前日啓達時惶恐不敢盡言矣事雖有難言者 殿下旣置臣此位則何敢不盡所懷於咫尺之下乎

蓋希載諺書非自達於 殿下者必有所由上達
之處今以此罪刑訊希載則其勢安得不延及於
禧嬪耶禧嬪今日之心以恒人之情推之其惶恐
畏懼之心爲如何而同氣之人受刑於牢獄其事
且連於自己則憂怖之心想必無涯袁盎霧露之
慮亦安知其必無禧嬪若是其不安則其於 王
世子亦豈平安耶己巳以後尊卑易位人情久鬱
矣及至今日 聖上覺悟名分已正從前百事今
可勿論只祈 中宮殿下有樛木之恩於禧嬪禧
嬪盡小星之禮於 中宮 王世子之盡孝於

中殿亦如漢章帝之於馬太后宋仁宗之於劉太后是臣子日夜區區顒望之血誠而今若因希載之獄以致漸次不安則日後宮闈之間雍穆和平亦何敢必保其一毫無歉也臣之本意如此故於希載不得以盡法仰請物情大以爲拂鬱皆曰希載所坐是何等極罪而乃可以世子至親有所容貸耶此言誠是矣守法之論臣何敢不服而爲國家深思過慮不得不出於此矣臣且見希載於章道所通小札事章道雖不服而希載則卽爲吐欵並與其所答之言而一一直告獨於流入諺札

事以自 上親覽不可隱諱之意累次嚴問而欲
言不言終不明白吐實此雖因章道父子哀乞教
誘之致亦似出於慮其就服之後有所延及故也
鞫廳完議之啓則本無各陳所見之例故令與禁
府堂上及兩司諸臣入對以俟 聖明各詢諸人
而裁處矣 上曰予之酌處之意亦在於大臣所
言之内矣○臣纔以愚妄之言有所陳達而此外
亦有所深憂者 殿下於 世子有 宗社萬年
之託矣不可不有所顧藉於禧嬪今若以全無慰
安之意示之於下則宮中之人亦必無嚴敬之心

若然則今此干涉事外前頭罪過之層出又不可量若到此地 殿下亦何以善處耶帝王家例有此患故唐德宗有所不悅於太子李泌請勿令左右得知者慮此故也 殿下於此等事豈可不長慮却顧曲爲之防預爲之所耶臣且念 殿下臨御十四五年未有繼嗣羣心之憂悶如何可極而世子當其時誕生若有不欲爲 殿下臣子者則不可知不然則孰無欣聳仰戴之意而元子定號之時事太急遽故諸臣或有持難者若其本意則斷斷無他而已已一番人爲讒說者乃以 世子

爲渠等所獨屬心而他人則有不然者故罔測之禍至於已五月而極矣今若事或有礙於 世子有所不安而不能預慮以致他日果有難言之事則無乃與己巳一番人所言爲髣髴之歸耶此又今日臣子所當不顧死生禍福而竭誠致力之地也 上曰大臣所言亦是予意予豈不知其所達之意乎希載依前酌處判付處之可也

因朴尚絅疏出城外待罪疏 閏五月十一日

備忘記噫政在草野本非國家之美事也矧今中壺復位姦黨逆裔國是既定懲討已嚴則又非一儒生之續

續陳疏妄有所干預者也大凡天下之事一主於快活而鮮有得其中者喉司之陳啓詞臣之撰述斷無他意予所洞燭而乃以臣子不忍聞之說抑勒勾斷至於正淑等之處罪元非干涉壼位者則未知所謂鈎覈者何事也至若離間圖廢等說則隱然語逼寡躬實無顔面以臨於民上也噫當己巳出就私第之後黯之矯誣王言造言流入之罪希載聽受傳說之狀固已昭著難掩而若其離間於君父之前圖廢於未廢之前則不但無一毫近似者後漢光武皇明宣宗之世未聞有此等說話顧予凉德縱不敢擬議於二君而試以更張之初布

告中外之備志辭意觀之足可知寡昧之本心而尚網之獨不信君父之明教而必欲臆逆情外擬之於不當擬之地辭氣之間全不稱停已極駭然而所以罪狀大臣者無所不至一則曰引用於庇護逆賊是其心只知有希載不知有殿下中宮而並與亞聖而誣之可勝痛哉一則曰不幸爲大臣所誤至下牋死之教街謡巷議首及於庇護希載之人大臣之獨排輿論且犯衆怒發死力而爭之以爲塗一時耳目之計抑獨何也一節深於一節詬罵殆同輿儓其他侵斥諸臣亦無所顧藉噫嘻此何人斯而乃敢縱恣無嚴至此哉㝵當一一辨破

以明其不然也噫希載之罪不是暗昧則寧有容貸之心耶此斷非曲爲希載地也抑有說焉若使希載伏法事端展轉世子大不安于心則到此境界大小臣子惶恐罔措已不可言而父子之至情其果安乎不安乎噫國母之受誣誠不可不辨而世子一國之本父子五倫之首尚絅亦一臣子而於此莫重之二大義略不動念惟汲汲論議者抑獨何哉頃日備忘中以爲世子不廢定省之禮之教今日希載酌處之教前後意思自相照應曷嘗動大臣之言遽下減死之命而大臣之意亦乎之意安敢庇護希載而發哉乎之此心固已料量守之

如金石終不可撓奪而臨大事不變志自是大臣之職則於此關係至重之事亦知領相之意莫或變改也噫深悔旣往治化更張圖任舊臣情志流通正宜保合大和期臻無疆之福而幺麽一腐儒乃敢挺身自當疑君父而輕朝廷若是之甚如此乖激之言不思所以隄防則亂我國家之漸從此始矣論議歧貳之漸從此起矣此疏還出給朴尚絅姑先停擧

伏以昨聞楊州儒生呈疏政院論希載黷等事云而原疏未下故未詳措語之如何只自驚怖俟罪矣即見儒疏且伏見備忘記 聖明所以辨釋疏中辭說

者更無餘蘊臣於此捧讀嗚咽血淚交頥臣雖有喙
三尺復何言哉但念儒生之罪狀臣雖多深文至於
希載黷之不加刑訊人情之憤鬱實是中外之所同
然非特一鄉儒爲然營護希載不明　國母之誣云
者雖末减其罪猶足滅身而有餘　殿下雖曲加容
貸祗所以益咈人心尤增臣戾臣何敢仰恃寵靈不
畏人言晏然於具瞻之地哉兹敢出伏城外席藁陳
章伏乞　聖明亟命鐫臣職名放還田里使之得保
首領從先人於丘墓不勝幸甚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朝者備忘記中業已辨釋之詳矣

夫復何言但念金時傑喜事之疏已惹一場鬧端矣曾未數月尚絅之疏繼起而其語意之深險不啻十倍投石助瀾汲汲如狂致令大臣出仕未幾旋又狼狽蒼黃出城爻象不佳予竊恐若此不已國事日益潰裂論議日益乖激待罪之章日徹於上而靡所底定也此豈但卿之不幸而已實國家之不幸然而此時寡昧之所以倚毗者不過二三元老則豈因情外之誣詆過自引嫌以孤勤懇之旨乎言出心腹卿宜體諒安心勿辭亦勿待罪從速入來勉副虗佇之望 承旨洪受疇傳諭

再疏 閏五月十三日

伏以臣於昨日再承承宣之傳諭非但恩數異常惶恐罔措抑且意竭辭窮無以奉復只以短疏陳暴爲對矣玆敢更瀝血忱仰首鳴號惟　聖明之垂察焉臣雖極無似旣當此任則一心耿耿唯在圖報萬一凡於死生禍福本不敢有所計較而況一時人言之詆斥何敢有所介念以爲規避之計哉然被人之言亦有輕重吾之所執自知其必是而人之爲言亦知其必非則此不足恤也聽於輿人之誦以我爲是而以人爲非則此不足恤也我雖有所失其事不至重大人之言之者只出於相規攻闕之意則此不足恤

也所失雖大自量才分可以補過於後而收桑榆之功則此不足恤也今臣所遭於玆數者皆無與焉若然而承恩命更進則直是貪戀榮祿喪失廉耻辱身而負國而已臣雖萬萬庸下實不欲爲此無狀底小人 殿下亦何取此等人以置百僚之首哉今雖國事草創莫可收拾與其置臣而益有所傷無寧退臣而更圖其新令臣之號泣請命亦非敢忘國實所以報國也且 殿下雖教以洞照心事自古人臣恃上之知不顧衆怒及其罪極莫救終陷於大戮者無限且臣之敢此煩瀆乞蒙哀憐者亦恃 聖明或諒臣

心之無他故也不然呑聲隱默坐待鈇鉞而已亦何敢費此辭說仰徹於 黈纊之下哉臣危厲熏心悲苦盈腸而不敢一一塵累於 天聽伏乞 聖明俯加裁量亟命鐫罷職名放還田里毋致重誤國事不勝幸甚臣無任涕泣哀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後之批罄竭所藴而只緣情志不孚丐免之章愈懇鈇然且憖無以爲諭噫卿心之斷斷無他不惟寡昧之洞知亦可質於神明則於卿寧有一毫不安之端哉矧今大禮迫近决不可一向退在而愁視卿其宜體此意安心勿辭卽速入來以副如渴之

望承旨黃欽傳諭

書啓

聖上革新之後所以開示悔悟之端冀成保合之治者實足以透金石而感豚魚臣於此際首膺收召雖知才分萬萬不及其欲承 聖明之意贊一分之力者亦曷可涯量哉唯其見識昏塞不知義理之所在誠意淺薄無以孚信於衆心以致拂人情而招人言至於此地然猶遲回近城之地不敢爲決然之計者徒以受命都監之役冊禮已有期日如得遞此匪據之職則願以西樞散班與於率舞之列矣今此 聖

批亦以大禮迫近爲教此誠臣之志也臣之願也至於復入廟堂與聞國政臣雖欲强顔冒進其於公議之嚴何其於貽辱國家何區區血誠唯望　天鑑之照臨惶恐涕泣不知所措

三疏 閏五月十四日

伏以臣於昨日旣上疏本又於近臣傳諭之還悉暴微衷而　天鑑未燭不卽斥罷且以兵曹判書擬薦政官至於再度來問顧念臣方泥首請命之不暇何敢與聞於此等事耶今臣所遭非但儒生之詆斥而已伏見持平鄭澔之疏辭意尤嚴其所謂平問之下

自相掩覆云者正指希載事而其上下論斥之語無非人臣之極惡大罪況臣又其滿庭諸臣之首也臺臣之疏卽一彈章臣雖欲冒昧更進其可得乎 殿下於徐文重知其決不可出仕則亦遞之矣兵判尚然而況首相乎伏乞 聖明俯諒臣悶迫窮蹙之狀卽命鐫改臣職無令國政曠廢千萬幸甚臣情急勢危不敢更陳支辭惟 聖明之矜察焉臣無任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噫言念今日之國事良可於悒以么麼一書生而敢爲鼓撼朝廷洋溢至此無非王綱陵

夷國體不尊有以致之厥咎在予大臣奚罪矧今卿等所遭不惟寡昧之洞知其萬萬情外問諸在朝而皆曰至寃則一種眩惑疑亂之說何足有無於其間哉至於鄭澔之疏語亦不過掇拾乖激之論又何足介懷耶卿若不諒前後勤懇之旨過自引罪莫或改圖則予將誰與爲邦乎實不知稅駕之所也特遣天官之長申諭心腹之辭卿其須念國勢之岌嶪大禮之匪遠安心勿辭擬薦從速偕來以副上下之至望吏曹判書柳尚運傳諭

請收疏儒遠配諫臣特遞劄閏五月十五日

伏以臣於昨日伏蒙不世之異數至有特遣天官之

長之命且伏聞筵中 聖明憂勞之教臣子分義身非己有不得不顛倒入城一身廉隅前頭狼狽俱不敢復顧矣雖然於其中亦有可爲不可爲者若昨日兵判薦望事身旣入城猶是可爲者至於未了之鞫獄則身負何許罪名而乃敢復莅其事在 殿下體下之道亦何忍使臣冒此罪治此獄使之益陷於蔑國言無忌憚之罪哉今臣入城旣迫嚴命而且緣冊禮之當前故也其他國事固不敢有所參涉而至若昨日疏儒之遠配諫臣之特遞實是 聖朝過中之擧其事且緣臣而致則臣雖在負罪悶蹙之中又

安得默然而已乎尚網疏中諸説皆是人人所云云不已者也初非元無事端而白地構出之比特其言之太深責之非情耳至於言臣罪過者則尤是衆論之所同然兩司亦以此方爲爭執雖以臣心言之亦知其論之不可無在 殿下處之之道雖或不卽聽納亦宜扶植之不暇何可以威怒而折之重法而繩之哉至若諫臣之請收停擧其在臺閣體例每以言路爲重此自是循常職事亦何必加以聲色至於特遞哉且念 殿下雖以浮議之盛於今日爲教臣則以爲不然也雖以堯舜之盛時亦立誹謗之木雖以

子產之治鄭亦有鄉校之議人口之嘵嘵所自來遠
矣唯導而宣之則人情通達而其國興壅而絕之則
人心鬱結而其國亡此古今之至戒而事勢之必至
者以 殿下之明聖胡不念及於此耶且 殿下以
浮議與讜論分而二之臣則亦以爲不然也自古惡
浮議而罪之其害必並及於讜論所謂烏鳶覆巢鳳
凰不至者良以此也臣旣以昏識誤國事於前而又
緣臣身使言者被罪一時迷錯其罪或可貰而使言
路闕絕人心憤激終至於危亡之域則臣安得以一
身之誅戮謝其罪一分哉伏乞 聖明深念前古之

鑑戒人言之不可以威制亟命有司收還疏儒遠配之命且於旣遞之諫臣卽賜牽復以定人心以延國脉不勝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卿體予至懇卽日入城竊自幸情志之交孚國事之庶幾矣今者鞫獄不敢復莅國事不敢參涉之語實出於意外愕然之心可勝云諭噫叅鞫諸臣之屢遭狠狽曾所未聞此豈今之大臣不如古人而然哉職由於世道之日降而人心之日渝則卿之引嫌旣涉太過至於以浮議而廢國事尤是萬萬無此理者以卿休休之量胡不念及於斯耶劄中所陳固知出

於憂愛之忱而第尚絅之立言造意極其陰險必欲空
朝廷而後已此而不罷何以爲國家朴權之特遞不過
一時糾警之意也卿其亟遵前旨安心即出視事毋孤
如渴之望承旨傳諭

辭職兼請敦召右相劄閏五月十八日

伏以臣於三昨謹上一劄仰陳血懇誠未上格未蒙
恩遞反蒙承宣之傳批臣於是乎聞命戰懼不知所
出欲出而莅職則事勢之礙阻有若牆壁之在前欲
更陳情實則非但辭意之窮竭反爲誤恩頻繁之歸
前却俱難語默皆罪日月雖明重蔀莫照天地雖大

眇身靡容臣之情勢誠可謂深可哀而重可悶也昨
今二日雖連以 冊禮習儀不遑他事然而 聖明
之所以責臣入城者非欲臣優游自在延過時日而
已臣於此安得不又有呼天之訴也念臣前後所遭
之人言 聖明旣已開釋無餘矣雖臣亦不敢自謂
臣罪果如言者之言然而市中之無虎三人成之曾
參之不殺人三至而投杼臣之見疑於人已及再矣
若又至三則 殿下亦難屢赦之矣唯膏斧湛宗是
俟而已又何敢復言一去字乎今臣知 殿下不必
疑臣而求去者所以全其進退之節今 殿下雖不

必疑臣而許退者亦所以全其君臣之義伏願 殿
下俯諒而垂察亟命遞改臣職使國事不至於重誤
衆怒不至於更激此實關國家大體豈爲臣一身私
計耶且臣竊伏聞古語云偏聽生姦獨任成亂以此
雖虞朝之命官必曰稽衆成周之立政亦有三宅是
以皐陶之所言大禹曰吁周公之所爲召公不悅此
所以各悉心力長短相補以成交修之功者也上古
尚然而況於後世乎今臣適當改紀之初首拜相職
獨以一身任國之重者至今三閱月矣設令臣賢如
王陵而無陳平之相助才如姚崇而無懷愼之鎭俗

難望其言皆得中而事皆合理而况百不如人萬萬不及者乎臣之畏此悶此固已久矣然 殿下於在外二大臣招徠誠禮夐出千古前後諭旨可感神明意謂二大臣幡然而起不俟終日矣今聞左議政朴世采附奏承旨庶幾有俟間登道之意云不勝欣幸而至於右議政尹趾完則亦欲於 坤聖受冊之日昇進城外而自量疾病無辦得之望云其疾病之危苦則誠然矣聞其沈年難瘳者唯脚疾爲重其他症情則亦不無緊歇之往來距京城未滿果腹之地豈無一致身之少間耶且 殿下之必欲致之者亦豈

在於氣力之強健步趨之便利耶伏望 殿下以此
意明降指揮且賜便輿擔人使之安意作行而赴朝
之後亦用故相臣李尚眞前事賜昇於闕中賜扶於
引對則以趾完體國憂時之誠亦何恐終始不起孤
負虛佇之至意哉伏乞 聖明加意而亟處之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予意已竭更何多誥卿若一向引
入不思所以弘濟之道則是使予將不免憂勞而成疾
以卿平日體國之誠胡不念及於斯乎今日紀綱雖曰
陵夷如非別樣無狀底人必欲角勝浮議乖亂國事者
決不敢復售傾軋之態也劄中所陳右揆事正合予意

可不留心焉卿其須體如渴之旨亟斷異議之章安心即出視事以濟時艱承旨洪受疇傳諭

辭獨按鞫獄仍辭職劄六月十一日

伏以臣於昨昏伏見禁府郞廳來示擧行條件有令臣獨爲議啓鞫獄諸囚之命噫卽今僚相皆有故鞫獄之稽滯前古所無則 殿下之命臣者誠是也雖然在臣私分實有萬分惶恐臣之受命按鞫今已四朔矣雖疾病垂死而不得免焉人言罔極而不得免焉雖僚相在外同參無人而不得免焉跋前疐後顚頓狼狽之狀一節加於一節而及至今日又受茲命

僚相在外之時則猶有可諉今又獨按鞫獄不但臣
心之憂愧欲死人之見之者亦必曰彼漢之老病殆
死如彼人之指斥如彼又自揚揚入廷尉獨斷人死
生之命者抑獨何心哉臣何忍冒沒於此而莫之顧
哉殿下如以臣爲有罪則固不當更任以事如以
臣爲無罪則亦宜稍加矜恤使得自全其身何忍更
命以必不敢膺之事使之益陷於難赦之誅哉僚相
之病今雖未復調治之久自有差日獄事遲滯雖曰
未安自初按鞫以及于今一則曰臣二則曰臣使他
相終不得與聞於其間其爲未安又如何哉伏乞

聖明亟命還收臣獨按鞫獄之命不勝萬幸且臣昨赴諸司褒貶之坐猝中暑熱氣塞殆絶僅得還家達夜終朝昏昏不省多施救急之藥而皆無其效此是積傷之所發非一時偶感之比當此朝著空虛之日不可每以病爲解曠廢職事伏乞 聖明諒臣崩迫之懇憐臣危凜之喘亟命遞改臣職俾得安意待盡不勝瞻 天望聖涕泣祈懇之至

因姜敏著疏歸龍仁 別諭後請本縣乞免疏

六月二十一日

傳曰噫自昔危險之輩欲其傾陷倚重之藎臣必先假

託大事然後自以爲眩惑主聽可行胸臆而實不知其人主已燭慝態深惡而痛疾之此類情狀古今何殊夫政在草野本非治世氣象而況頃日罪尚絅之批業已明辨快斥則苟有忠君愛國之心惟當上體予意下念時事扶持保合之不暇而敏著無狀底人改頭換面百般構揑略無顧忌至於侵斥臺閣專在於中傷大臣其所設計尤爲憯毒致令相臣屢遭狼狽諸臣皆懷不安似此舉措實未前聞如使主威有所鎭服則何敢指嗾無識之鄉儒再三嘗試必欲角勝若是其無嚴哉然則今日敏著之疏不但在於驅逐大臣實是慢侮君父也

噫爲人上者受侮至此而旣不能快施肆市之典反令股肱之臣相繼奔迸只足以中其計古今天下安有如許道理如許國體乎予恐若此不已亂亡無日也卿之心事之斷斷無他不惟予所洞察亦可質於神明則意外橫逆何足介懷噫朝著草創憂虞溢目而鼎席殆空倚毗無人中夜慨惋若恫在躬以卿平日體國之誠胡忍一朝棄予恝視若是其邁邁耶抑鬱思想日深一日卿或莫之改圖予當决意親迸不容但已也卿其亟體此意與近侍郎速就途以副虛佇之望都承旨李彦綱傳諭

伏以臣之遭罹人言奔迸出城也自知罪名彰著司

寇將至故留疏告辭亦有所不敢徑退荒野恭俟嚴命矣不意銀臺之長繹屬追至傳諭相守以至今日震灼之極罔知攸措玆者又承有旨之傳示十行勤懇無非賤臣之不敢承當者矧此 親逆之教自周朝以後非但無此事亦未有此言無論臣有罪無罪之如何此豈 王言所宜輕加於臣子者亦豈賤臣所可得聞於 君父者也噫此是臣謬寵誤恩盈涯溢分自底於顚覆滅死之秋也臣承此命持此身將何以自容於天地之間耶且念 殿下之於賤臣日下召命稠疊若此者必以臣爲有一分可進之義而

故爲盤桓不前故也此實臣大感深痛無以自達於蓋高之聽者非臣自言誰復爲臣言者臣玆敢冒鈇鉞之誅而略陳之惟　殿下垂省焉臣之自初誤事之罪前後劄啓首謝已悉今不敢更有所覼縷而惟其關係至重公議難遏章甫之疏相繼而起爲人臣子負此罪名其敢曰鄕儒之言而曾莫之恤乎且令此言獨出於二鄕儒而已則臣亦何敢輕爲去就不念休戚與共之義耶第觀今日中外之人大小之言無非彼二鄕儒類也千人之聚猶曰其言未嘗不公而況擧國之人乎與擧國之人角立爲敵只欲依憑

寵命廁迹朝端而任論道經邦之責者寧有是理耶
令不必遠引前代只以近事論之淸城府院君金錫
胄之爲右相也其爲朝廷之所倚重 殿下之所深
信者爲如何而只因儒生一番疏斥終至於遞職而
後已錫胄所坐不過斥補一二名官於外邑而已比
臣今日罪名何等輕微而猶且如此況臣是何人公
議又如何而敢爲呈身冒進之計哉臣旣被罔極之
人言又聞非常之 聖諭神魂飛越進退皆窮不敢
仍伏獘廬益增其偃蹇之罪進詣官門席藁封章伏
乞 殿下垂日月之明推天地之仁察其悶蹙之情

納其危苦之辭亟命鐫改職名以謝物情且卽召還銀臺之長使國體無傷私分得安千萬幸甚臣不勝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噫今日是何等時輔相是何等職而遽因無識鄕儒危險不正之說蒼黃去國棄予如遺此豈平日所望於卿者乎目今國事之泮渙至此日夜焦勞食息靡寧以卿爲國之深忠亦豈自安於心耶允若玆罔或改圖國事更無可爲而危亂立至矣其所關係詎不重歟予志已定但當益篤誠禮期於造朝而後已卿其深念元首股肱一體相須之大義安心勿辭與

近侍郎日就途毋孤虛佇之至望

再疏 六月二十四日

伏以臣自頃日伏承承旨傳諭非常之命魂不附體汗流及踵晝而不知求食夜而不遑假寐皇皇爲狂惑之人唯不妄叫與胡走耳縣門封章之後猶不得矜許之命則竊擬匍匐進詣於近城之地更暴肝膈以俟鈇鉞之誅矣乃者伏聞筵中託以儒疏侵斥首相者一切勿捧事有教云臣於此尤不勝驚愕失措之至噫防民之口甚於防川者古人已垂明訓矣曾前朝家論議乖張屢經事變各隨其時有執以爲定

論者故凡其立異之疏多有勿捧之命臣每以此爲
駭歎矣不意今於臣身乃有此事臣之無狀罪戾已
極矣誠不忍復添此爲罪也夫加言者以罪尚云有
妨於聽納而况先立防禁使之勿捧此豈是　聖朝
之事而可久之道乎堯舜之聖尚不禁誹謗之言今
因么麼賤臣使國家有防人口之擧臣之情勢其於
更趍朝端則已無望矣亦何敢乘此時稍自轉動進
却一步自恃以爲更無侵攻之言而揚揚爲得計哉
伏乞　聖明上念朝家事體先收儒疏勿捧之敎且
命亟削臣職名無使人言有鬱於下而不得上聞之

奬千萬幸甚不勝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自卿蒼黃去國之後念時事之孔艱痛人心之偸薄中夜無寐如失左右手也噫顧予誠禮未至縱不能感回卿心獨不念 兩朝知遇之恩乎抑鬱思想日甚一日卿之造朝若或少遲使予必生疾病以卿體國之誠胡不念及於此而退在恝視若是其邁邁耶至於危險之疏勿捧之教實出於深惡矯弊之意則有何不可乎卿其亟體勤懇之旨安心勿辭與近侍卽速登途以副上下之望

到松坡乞免疏 七月一日

傳曰今觀史官書啓又因諫臣疏辭轉益難安造朝愈漠然思想無以爲心噫國事之渙散已到十分地頭而顧于誠意淺薄莫回卿心允若茲不肯幡然今日國家實不知稅駕之所但當體 祖宗朝故事决意枉駕而已卿其須念此意與重臣即速偕還以慰如渴之心

六月二十八日戶曹判書李世華傳諭

伏以臣伏承前後 聖諭有非人臣所敢聞者臣於此若晏然不動終不承命則是無人臣之禮也臣之前後負犯皆是湛族而不可贖者臣於此仰恃誤恩冒沒趨朝則是無人臣之義也無禮無義厥罪惟均

臣於此不得不來伏江圻仰首鳴號惟　聖明垂察
焉今　殿下之必欲致臣恩召絡繹者非以重臣之
身乃以重臣之任也臣之任則誠重矣雖然當其任
者必其爲人爲國人之所皆賢必其處事爲國人之
所皆可然後庶可以稱　殿下所以重之之意不然
則有之不如無之況可使旣出而復入乎孔子曰大
臣不可不敬是人之表也夫人主之所以敬大臣者
以其爲人之表故也旣不可爲表於人則何敬之有
又何可勤召必致之有若但以文簿期會之多滯酬
應裁稟之宜速而已則恐非　殿下所以置相之本

意而亦豈賤臣所敢藉手而冒入者乎今臣之不可為表於人則 殿下亦已諒之矣然則 殿下之許臣辭避者非所以哀憐臣身而已乃所以重國體也臣之冒死祈免者非所以自安私分而已乃所以答聖恩也伏乞 聖明亟命鐫臣之職許臣之退俾勿再誤國事千萬幸甚臣無任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今卿之不我遐棄幡然改圖實是國家之幸也欣慰曷已朝廷不可一日無宿德元老而此時小子之企待又不啻大旱雲霓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卽速入來以副如渴之望承旨南䂓星傳諭

再疏 七月二日

伏以臣之進詣江畿只緣嚴教屢降驚惶無地不敢不致身近京爲冒死懇

之計非敢爲進步朝端與聞國政之圖也纔於昨者瀝血呼籲而誠未上格未蒙恩許又有此承旨傳諭偕來之命噫若令臣冒罪復入自取鈇鉞之誅而已則臣今年位已極更無餘地螻蟻賤命有何一分顧惜哉但念人君之職論相爲重任相之道礪廉恥爲大人之罪臣其言云何而至再至三必無終捨之理初旣出城而還入今又逃遁而復進則自知匪久又將見逐而奔迸其於朝家

之事體何其於四方之聽聞何且令一相在朝乃是朝野之所想望　聖明之所倚重至於位在卿列可膺爰立者亦自有其人　殿下何必執臣不捨終使拂人心而辱淸朝哉今若曰鄕儒之言不足恤則謀及庶人聖經之明訓又如曰諫臣之疏不必尤則語關廊廟宰相待罪者抑何謂也今　殿下一進臣則衆怒益激一退臣則百事都休違命之誅止於臣身冒入之罪上及國家玆敢更犯萬死復此號　天伏乞　聖明亟收承旨偕來之命仍許鐫削臣職使之退塡溝壑公私不勝萬幸臣無任涕泣祈懇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昨今批旨已悉如渴之意復何多誥卿之違離禁闥已浹二旬缺然思想愈久愈切卿獨無戀尋之心耶若或不肯幡然枉駕之意前後何殊卿其須念君臣之大義勿以廉隅爲重安心斯速入來勉副虛佇之望

陳獄事袖劄 七月四日引見時

伏以昔在甲寅年 先王新棄羣臣 殿下初卽位而富於春秋楨楠出入宮禁威行掖庭而交結外朝爲其羽翼者亦多其時國勢之凜凜不啻千勻之一髮 殿下當其時或有未及盡察者而羣下莫不爲

之寒心惟其如此故淸城府院君金錫胄以肺腑之親居中兵之地始有詗察之事庚申逆節因此發覺堅柟以首惡伏法 宗社幾危而復安幸甚幸甚雖然此乃迫不得已之事一番之後不可踵而行之者而庚申以後亦不無此事雖鈎得一二凶徒隱伏之狀其疑亂人心虧傷世道可勝言哉然則其心雖曰願忠於國其事固宜見斥於公議及至已巳變更之後其時當國者以詗察爲前人之極罪加之以淫刑酷律不可勝記而及今閔黯又誘脅咸以完上變張大蔓延將擧一世一半人盡驅入於罟擭之中幸賴

天日之明不得售其魚肉搢紳之計而自陷於大戮然此蹊逕一開之後覆轍相尋仍成風習喧沸之聲無時可已此乃源開於庚申而流漫於今日每一變革層節益加從此已往若不痛絕此風一變前習則國必莫之救以滅其爲 社稷之憂豈但痛哭流涕而止哉然則其在今日爲第一件大事惟在於此逕之一掃而去之之道不但在於嚴治咸以完而已至於康曉泰崔格李時檜韓重爀四人之罪亦宜明白區處使一國之人曉然皆知其情犯之輕重然後方可以快衆心而服羣情矣何以言之當初以完所告

中諸囚取服者乃是晩泰格時檜三人而皆以圖復坤位爲結案此何等事而渠輩敢圖耶其圖之云者將欲圖之於何所耶以幺麼無賴之賤士乃敢生心於此事毋論所執之如何其罪可得而容貸耶人心世道至於如此國勢安得以不卑羣情安得以不至於波蕩乎雖然此則渠輩猶自依託於大義至於晩泰等結案中所謂任臺韓構議迎海上眞人之說非問目中所問而渠自置對若以其事爲實則弁與任韓而論以大逆若以其事爲虛則誣人以大逆之罪亦不可免此而置之則國何以爲國人何以爲人耶

至於韓重爀所與交最深密者乃是李時棹康晩秦等所聚者銀貨而多歸之於酒食被服鞍馬之費若其事迹則自有渠手筆書札不待渠就服而可決獄官雖有前後之變易朝廷則自是一朝廷罪犯如此而止於流竄國人之疑惑豈不滋甚乎且念 殿下今日擧措乃是千古之所無羣下億兆所以歡欣蹈躍者非但以 中殿之復位爲慶幸尤以 殿下所作爲光明夬斷如日月之更無纖毫之翳爲大慶若果如晩秦諸人之言則是 中壼之復不能無一分得助於晩秦等也其爲 聖德之羞累何可勝言哉

或者以爲晩秦等以完之所告而黷之所欲殺者也以完黷將被極律而晩秦等亦不免王法則有若爲世充建德報仇者然此言似然而實不然何也黷之欲殺晩秦等者以其復 坤位之有害於渠等也今之欲殺晩秦等者以 坤位之復爲渠等之所圖云者辱及於國家誣歸於 上躬故也前後罪名雖若相似而用法之意則實如天壤之判何得以襲前人所爲爲疑哉雖然今若並拿其時逮捕諸人更加鈎問則是眞是黷事決不可也若仍置此四人不問則是掩匿惡逆容護不逞一時國人之言後世公議之

發終不可得以抑止在今處之之道先拿晚泰鞫問
其凶言虛實快行王誅格時檜亦正其誣　上之罪
重嚇則以其手札論定其罪斷不可已如此然後朝
家擧措方爲明白正大此後詗察之說私逕之疑可
得永永止息表裏洞徹風習丕變而淸明之治庶可
復見豈不痛快矣乎此事所係旣在國家則餘事固
不暇論雖以在朝諸臣論之其名之出入諸囚之招
者甚多若無此痛辨一著則毋論虛實擧將受疑被
衊於有無之間終不得自解雖以臣身言之臣名亦
在於受密旨之中臣之從孽又在於聚銀之類臣當

此地終不明白陳達快有處分則人將謂臣亦欲掩蔽而不敢發臣雖剖心刳肝何以洗滌其醜辱耶以臣眇末塵土之人猶欲遠嫌而自潔如此而况堂堂聖明赫赫在上何可掩覆於此而受闇黯之譏耶臣自初受命鞫獄之日有此懷久矣金寅所告之獄未及究竟故遲待至今矣今者在囚諸人議啓旣畢敢此冒陳愚妄之見伏乞 聖明深念而俯納焉不勝幸甚

進戊辰論革邑劄劄九月十五日

伏以臣曾於戊辰年待罪本職時適有綱常罪人革

邑罷守之事故欲陳一劄以明其非法而適緣被罪
去國未及上徹矣卽者恩津縣又因罪人忠立等有
革縣罷守之命玆敢謄書前劄於紙末以上伏乞
聖明俯加裁察如以爲不悖於法理則更詢諸大臣
以處之不勝幸甚

戊辰擬上劄

伏以外方州縣有惡逆之人則降其邑號罷其守令
非但中國歷代律令之所無至於我朝經國大典前
後續錄皆無此文考見輿地勝覽沿革則或因邑民
有功而陞號有罪而革邑此似是一時之特命而非

有一定之格例也國初事雖不能詳曾在 中宗大王癸卯年安城有賊子憲府啓請降號罷守諫院以紛擾請罷 上命弘文館考出故事館啓唐太宗貞觀二十年戴州民有犯十惡者有司以教化不行劾刺史賈嵩太宗曰堯大聖柳下惠大賢其子丹朱不肖其弟盜跖極惡以聖賢之訓父子兄弟之間尙不能陶染變革去惡從善而況刺史之於邑民乎若坐此貶降則或相掩蔽罪人斯失但令明加糾察庶幾肅清姦惡 中宗大王然其言置之厥後 宣祖朝安東又有弑逆之變臺諫請擧降號罷守之典以示

警動之意筵臣柳希春引　中宗朝事力爭其不可此出於希春私藏日記未知其後因何論議遂爲例行之定式矣及至　先王朝癸卯年刑官大臣又以爲降號罷守本非法典所載而施之於罪人胎生之地尤涉不當遂以居生邑施罪然其時所稟只在綱常罪人而不及於逆賊故頃於庚申年逆獄時降號罷守皆施於胎生之邑云事無依據錯出於一時之稟定前後矛盾莫或是正誠可歎也且考見無冤錄則載張知州不以罪人被罪只以明覈陞用一條以爲後世刑法之指南仍以貞觀中事證之律家於此

其講之亦審矣且前人所慮只在於因貶降而爲掩蔽此弊則固然矣今以西原罪人順立事觀之本邑縣監爲物議所迫他道通文所動嫌不敢自當推官移囚他邑致有失入之患日後地主苟皆嫌不敢可否如此則他邑流聞必不如本邑之詳的雖有誣枉實難申雪又不但掩蔽之爲害而已至於平山罪人首陽代則以過去乞人作變適在於境內而亦以不能化俗責罷其守令豈不是虛文之尤者乎然州府郡則皆降爲縣而縣則無可降遂革其邑而屬於旁邑主縣官吏待之如屬司故官屬逃散民人怨咨數

年之後便成荒邑此又不可不念者也惡逆之變古人所以處之者以其見於經史言之禮記邾婁定公之言曰壞其室汚其宮而瀦焉蓋君踰月而後擧爵降及後世或有鈌其城角以示耻而已至於降號罷官則非但古今法文之所無前史故實律家所錄祖宗遺事先賢所論皆以爲不可則恐非今日所當必遵之規也邑民之毁傷　殿牌者罷官革邑本與綱常逆亂無異而爲其有弊罷之於　先朝革邑必以十年爲限而上年又以其有弊減之爲五年臣意惡逆之變與毁　殿牌者同科旣曰有弊則五年與

十年相去幾何哉如或以爲人倫大變不可視以爲
恬常無所警懲之道云爾則雖不罪其守令凡自縣
令以上之邑皆使降號爲縣監至於縣監則從禮窮
於制之義仍以置之只令班次於諸縣之下則亦足
以使本邑人知耻此於方今例行之規無甚逕庭而
畏罪而掩蔽引嫌而不申罷官之煩革邑之弊庶幾
可息豈不幸甚哉然而遵行旣久見聞旣習今欲變
通不可不廣採羣議愚臣一人之見亦何敢自以爲
必是伏乞 聖明特垂睿鑑下之該曹詢諸諸大臣
裁處焉幸甚

請更推韓重爀寘韓構劄 十月一日

伏以臣於夏間鞫獄按問時得見康晩泰崔格李時棹韓重爀等供辭及書札晩泰之以海上眞人爲說者殊極驚慘無論他犯只此一節不可不究竟處斷至若崔格之與重爀時棹等聚合銀貨圖復 坤位謀換朝著李時檜與重爀及其兄時棹等夤緣納賂謀議換局之說具已承服結案不勝驚痛至於重爀則鞫問時雖不承服其見發書札有三張爲時檜代筆寄其兄時棹書庇仁承旨宅兩度送人邀來故方到京中主人定於捴戎使本宅門前捴戎使極爲款

接且與韓生員多有相議之事而有許多妙理此間
喜幸何可盡達詳細得聞韓生員言則令番萬無可
慮云時棹答其弟時檜書韓生員銀子一百兩堅封
下送則衝東報西爲計古言云以陳平之大略散千
金事順矣況於匹夫之事乎此意與韓生員同覽詳
細思之然後告達于承旨令監前更通爲可云重𭡊
寄時棹書令監之如是久謫實是吾輩不幸莫非天
意只自咄歎自今秋後得一好妙理而旣無令監無
路相議故不得已令季氏再度送人邀來方與我同
到洛中旣見捻戎使得見萬般款接自他路有奇奇

之好消息非但令之見釋不遠吾輩亦當不久見入
此間喜狀如何言如何言今番則不如前日之虛浪
望令監勿慮云觀此書札三張其聚銀謀議情節盡
露不待其承款而後可知以此斷罪渠必無辭故臣
於頃日袖呈短劄請鞫問晩泰得其凶言虛實快行
王誅格時檜亦正其誣　上之罪重嚇則以其手札
論定其罪斷不可已如此然後朝家擧措方爲明白
正大私逕之疑永永止息淸明之治庶可復見云者
實出於瀝血之誠矣晩泰則旣已承款正法而格時
檜則該府方以變幻納招情狀可惡啓請刑推連下

嚴刑之命處分正當更無可言獨重爀之事於臣之愚不能無疑重爀聚銀之事具載於時棹答弟之書夤緣蹊逕謀議通囑之迹亦載於渠之代筆時檜書及渠之自寄時棹書矣今此禁府推問時乃以好妙理歸之於築堰以奇奇好消息歸之於圖放時棹之竄謫以吾輩不久見入歸之於慰解時棹以收聚銀貨歸之於千萬無據其虛辭抵賴之狀昭著難掩凡推問罪人不吐實情則惟當啓請刑推而禁府之遽請 上裁旣非法例及其照律請極邊定配其後雖以罪重律輕更請絕島定配無論律之輕重從其虛

供徑先擬律其在獄體實涉未安今之請治重嬨等者本欲爲　聖明解釋中外之疑惑爲　坤宮昭明復位之正大爲朝著士大夫洗滌千古之羞辱是古人所謂尊朝廷於日月之上之意也到今治之止於此而已則深恐不足以釋疑而反足以起疑初不如不治之爲愈也伏乞　聖明更令該府推問重嬨巧飾隱諱之狀得情處置俾快中外之人心不勝幸甚臣且伏念重嬨乃是乳臭迷童固不足說至於韓構年已老矣官亦不卑而今以時棹答弟書觀之則其謀議宗主實在於構噫是誠何心哉當　坤殿之退

處私第也凡爲臣子者孰無叩心飮泣之誠而此事只可待 聖上一朝覺悟而已何敢爲聚貨鑽刺之計乎其言雖似外託大義其罪實歸誣及 聖躬凡此之類若或容貸則從今繼起者有何懲戢亦何以有辭於天下後世哉搆之被陷於晩奉者雖得伸雪與其子招聚不逞之徒圖議不敢議之事決不可得追其罪本當與重嫌一體拿問若以父子同議之事互相詰問爲有傷事體則亦宜迸諸遐裔俾無疑亂淸朝之患伏願 聖明俯鑑愚忱快賜明斷不勝萬幸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前日處分斷自予心明白正大縱有不逞之徒誣上之言實無愧怍于中而第以堂堂千乘之尊而乃敢圖議不敢議之事良可痛心也劄中所陳辭意明正予甚嘉歎韓重爀令禁府嚴鞫得情而處置韓構則極邊遠竄俾正其罪焉

因臺啓儒疏辭職再疏 十一月二十六日

伏以臣之前後陳章瀝血祈懇者本出於事勢窮迫萬不獲已毋論前代以我朝故事及 殿下臨御後所處觀之豈有相臣騰於臺啓之論劾列於多士之聲罪而冒據其位者乎此非爲相臣自便之地蓋以

統率百僚不可先喪其廉耻故也是以雖倚任如
世廟之黃喜旣有臺彈則不得不解其職雖勳戚如
向日之金錫冑旣有儒疏則不得不遞其任初非論
所遺之言曲直是非也特以朝廷事體不得不如是
故耳况如賤臣有何萬分之一可以比擬於前人者
而乃敢耐臺彈蔑士論委蛇盤礴因仍於具瞻之地
耶卽今左相去朝右相不出臣又無狀遭此人言獨
使
聖上憂惱於上念及於此心焉如割誠願亟伏
刑章且欲早自殞斃而不可得也而况恩諭日下誤
命荐加臣雖無狀亦具心腸感德之深畏威之嚴寧

有窮已哉但念朝家於輔相之臣禮遇雖隆任使雖
專至於人言之來則亦未嘗有所容貸此宋臣蘇軾
所謂臺諫未必皆賢所言未必皆是而事關廊廟宰
相待罪者所以奮揚言者之風采過防鄙夫之患失
者也今臣徒畏嚴誅不恤公議則自今以後憸人當
國倖臣得位皆必以臣爲口實雖臺閣忠憤之言賢
關正直之論四面而起亦將無如之何矣臣何忍以
此眇末不肖之身貽國家無窮之害終至於不可救
藥之地哉且念臣子於君父之命本有不俟駕之義
苟非萬分切迫必無坐違召命之理而近有史官承

旨命與偕來之例　聖意雖出於敦勉而求其歸則實非所以尊　君命重國體也且或施之於遠外之地猶之可也今臣方在都城之內象魏之近號召之聲可以相及比之外居之臣又有大相不同而亦命承宣使之相守而偕來者尤有所未安伏乞　聖明上念朝廷之事體俯諒賤臣之危悃亟命鐫臣職名攺卜賢德毋致國事之曠闕且命召還承宣毋令久辱　君命於委巷之中公私萬幸臣不勝危懼涕泣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卿之連章丐免者豈不由於臺論

與儒疏乎然而臺論之抉摘深文避辭之專主好勝不惟予所知之公議莫不以爲非則責固在彼於卿何損至於章甫之言雖不諒卿心以大臣弘量不必深咎而盍念前後勉諭之勤懇繼上巽牘棄予悊然若是乎心甚愕然無以爲諭噫時勢之捏杌日甚一日客使之先聲定在不遠而兩相引入左揆去國廊廟空虛憂虞溢目靜言思之中夜無寐也卿若一向邁邁莫或改圖則抑鬱之極必成心疾也偕來之敎出於必致之意有何事體之未安耶不出之前決難召還卿其須體此意安心勿辭卽起視事以副如渴之望承旨徐宗泰傳諭

因鄭澔疏辭職疏 十二月二日

伏以臣於昨夕伏見修撰鄭澔上疏歷擧今日風色之不佳以爲與權姦蠹國之時未甚相遠而其所以致此之由則又以爲當事之臣不能對揚休命反以繚繞苟且之說以爲遠大深長之慮使 殿下不得明刑政之權正義理之辨人心拂鬱國勢波蕩云噫臣昧於義理暗於國體誤國至此人言至此臣雖欲一向强顔何可得也 殿下雖欲一向敦迫亦何可得也自古及今寧有得罪於公議重犯於衆怒乃如臣者而仍居輔相之職者乎臣從前陳懇非止一再

辭已竭矣意已窮矣不敢更有覼縷以煩 聖聰而臣之不可一日仍冒則於今益決矣伏乞 聖明深察國事因臣而日非俯諒羣情由臣而日激亟命削臣之職治臣之罪少謝人心之憤鬱不勝萬幸臣無任戰慄俟罪之至

答曰省疏具悉卿懇噫今日國事可爲於悒老成大臣爲國家深長慮而又爲喜事輩之所齮齕迭相敲撼殆無虛月似此氣象未之前聞其流之害幾何不至於分朋乖激莫可收拾耶然則此不但卿之不幸實國家之不幸也凡天下事變無窮初不審愼後必有悔況此事

所關非細則澔也亦豈不知而一向務勝罔念國事者其意所在實未可知也如此浮薄之論輒自引咎才出旋入則未知何日能做國事耶以卿之進退而國之安危判焉其不可恝然也决矣玆遣銀臺之長諭予心腹之辭卿其須體至意安心勿辭亦勿待罪速出論道以濟時艱 都承旨金鎭龜傳諭

再疏 十二月五日

伏以昨者銀臺之長來宣 聖批反復丁寧委曲開示答言者以浮薄勉賤臣以速出噫 殿下之所以爲賤臣地則至矣深恐非所以恢言路而服人心解

泉怒而靖朝廷也蓋臣之當初所陳白雖出於區區之血忱而卽今言者之所爭乃是直截之正論日後之慮隱而未形經常之法顯於目前人以此責臣臣自可甘心受罪而不敢辭亦望　殿下討其輕重以權濟經而不宜於言者之言有所摧折使直氣不伸而正論不行也是以臣於前後鄕儒之疏亦不敢有一毫尤之之意而以朝廷事體言之且以爲此一段言論不可不深加扶植也何可專以浮薄喜事斥之也且以臣身之當退言之以權道而廢常法終不可以勝正論一也以一身而犯衆怒終不可以鎭朝廷

二也且念自改紀以後專任國政凡除拜進退刑獄科試之事皆出於臣其騰罪於儒疏列狀於臺彈者固已多矣且其衆非羣譏積菀而不平有指不可勝屈者矣在臣自處之道豈可一日冒居於玆地在朝廷處臣之道亦豈可一向拘執使國事益至於傾覆使人心益至於憤激哉且 殿下雖或知臣之本心無他亦宜念簪履之舊察蹤迹之危哀之憐之閔之恤之曲賜保存使之回避其言鋒實天地父母生成之德伏乞 聖明亟命鐫削臣職以靖朝廷公私不勝萬幸且伏念判義禁府事申翼相以罪人宋道成

尹夏濟盧以益等事陳疏請議于大臣而其時臣在
呈告中不得獻議矣出仕未數日又此遭言不敢有
所陳說與前無異刑獄重事不可因此等待一向稽
滯且念王獄重地與他該司事體自別凡大小罪人
自可察情議法裁稟而斷決收議大臣似非事例之
當然伏乞收還議大臣之命使該府趁即讞議處置
俾無經年滯獄之弊不勝幸甚臣無任戰慄俟罪之
至

待罪兼陳罪人議律禁府堂上變通事劄十二月十二日

伏以臣精神消盡氣血耗落本不堪一日供職而因
仍挐曳以至于今矣一自遇寒以來風氣外鑠百疾
交劇一伏牀席動輒經旬今玆所患旣傷於內又感
於外久而不解仍成壞症症情危惡實無更起之望
醜穢之狀不敢煩達於 天聽而其不可抱此難强
之疾供此難冒之職則決矣況當客使垂到之日中
外百僚莫不奔走治事而臣乃在家偃臥一無猷爲
今日賓廳日次又以臣病不得開坐不勝惶怖俟罪
之至且伏念判義禁申翼相頃日陳疏論在囚諸人
請議大臣稟處而臣意謂此是廷平所當讞議似非

議及大臣之事故頃日乞免疏中略及此意而 聖
批不許臣旣出仕之後則所當趂卽獻議而疾病沈
淹稽延及此尤不勝惶恐宋道成則申翼相後疏以
爲非一體收議之意云今不必擧論至於盧以益則
所謂秘史中誣及 聖躬云者初出於尹義濟之口
而其弟夏濟爲之立證以此歸之於以益加之以白
地粧撰肆爲汚衊之罪則渠之不服蓋以此也唯其
陳疏上請請考秘史者乃是以益則不可以夏濟之
勸與不勸輕重其罪矣考出秘史欲遂網打之計者
前有柳子光後有盧以益子光旣被戮屍之律則以

益安得免肆市之誅乎此則本不係於秘史本文虛實之如何以此蔽罪則旣無隱情之可問渠亦執何說抵賴乎至若尹夏濟則政院置對旣言其兄常有憤慨欲陳之誠則到今不服只是勸以益陳疏一節而其他情狀畢露無餘更無可問之端矣雖然做出言根在於義濟陳疏上請出於以益而義濟則先已自斃以益則今爲罪囚夏濟之罪間於其間比之以益似當以次律處之以此論斷似合於審克之道更議他大臣而處之幸甚且伏念判義禁申翼相雖有宿病本非長臥牀席之症調治已久想必有痊可之

時伏乞更命牌招出任俾無一向滯獄之弊知義禁李世白方以遠接使出去囘還尚遠而勅使之歸又將以伴送使西下不可使之累月虛帶知義禁李世華亦方有延接都監之任似難兼察禁府之職並命改差差出其代使之推移開坐趂速處斷不勝幸甚望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有疾未叅別無所傷劄陳得宜當令依施卿其安心勿待罪俟病少間出而論道以副予

請差除別薦人劄 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頃者左議政朴世采建議請令中外薦進經明

行修及行義純固者旣薦之後當自廟堂磨勘啓下而因諸道監司薦聞之不能一齊來到遷延至今矣郎者諸道所薦猶有未盡到者而爲此一二之不齊不可一向遲待所當郎爲勘啓而當初旣令諸人各薦所知則一人見聞有難周知必須三公與諸宰齊會僉議可定其等級郎令左相在外右相旣遞臣疾病沈淹不得開坐前頭備員無故之日遲速不可期令當都目大政初入仕窠闕必多而薦擧命下迄今半年以終不得勘啓之故薦剡中人無一得叅於擬望者則其在朝家事體無實莫甚今雖未及勘啓先

令兩銓擇其中名聞最著者擬望差除以示朝家急於求人之意待廟堂備員開坐之日磨勘其餘人分等以啓亦似非晩伏乞 聖明裁處焉幸甚

答曰省劄具悉卿懇劄辭得宜可不依施焉

藥泉集第八